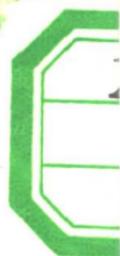


庫文有萬
種一千集第一
編主五雲王

集白太李
(一)
著白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李 太 白 集

(一)

李 白 著

國 學 基 本叢書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集輯註序

註古人書，慮聞見不博也。尤慮其識不精，既博且精，又慮心偶不虛不公。知有疑勿闕，有誤亦曲爲解。風騷後詩至李杜，齊名方駕，一如飛行絕跡，乘雲馭風之仙，一如萬象不同，化工肖物之聖。觀止矣！蔑以加矣。後學因元相誌杜墓，抑李揚杜，遂乃議論滋繁，妄分軒輊。詎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爲無敵，不羣卽後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公，固合贊以光燄萬丈，深慨流落人間者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樹，不自量之蚍蜉乎哉？兩集本非手定，後人搜羅採摭，篇章遞增，其中時有眞贗參錯，轉寫譌舛，李集更多。蓋自寶應元年往依族子陽冰，得疾以卒，遂葬當塗青山東麓。陽冰序草堂集十卷，即云當時著作十喪，其九今所有者皆得之他人。魏顥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於絳。此即劉全白碣記所謂集無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時宜黃樂史始輯別集，常山宋敏求廣裏遺文，始合爲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元豐中信安毛漸始校刻於蘇。紹興中閩薛仲邕始爲年譜，太白本末惟諸序記誌范裴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證。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之有註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註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後出多所因考辨易覈，去取易嚴也。然且必殫精神，需歲月，盡彙羣籍，以折其衷，說始有當。若李集所有可見之註，止楊蕭胡氏三家，今欲廣爲訂正，與註杜較工拙，不亦難易懸

隔太甚乎。余茲閱錢塘王載菴先生輯註，而深嘆其好學不倦，能數十年專心致志，爲人所不能爲也。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談，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颉颃者，誰與？必謂仙不如聖。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君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胸襟與自許稷契者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居山東爲竹溪六逸，遊長安爲醉中八仙。識汾陽於行間，折力士於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逍遙，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卽遭危困，未見其憂；豈非天際真人之邈不可攀者耶？談者始稍息。今得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原本，斟酌至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漸解之，則知此編爲太白功臣也。善讀書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乾隆己卯中秋天台齊召南撰

同里王君載菴輯注太白詩文集詳引博據考索綜核殆仿李善註文選不厭過於繁釀卽被書箋之名亦所不顧噫可爲勤矣太白詩西河毛太史嘗謂不耐入細與三唐律法迥別然其真兀之氣自不可泯其持論毋乃太過與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繩彌翁評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滄浪評李杜不當論以優劣太白有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正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蛩吟草砌耳其天才豪逸多率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始見其妙所謂天仙之辭信不虛也是以杜有千家註李註僅止三家正以李不易註而欲求其瞭然千載之下不其難哉載葢窮半生之精力以成此書一註可以敵千家李杜光範並昭耀於兩間有功後學良非淺渺平居闔戶眎書天情孤潔有林處士之風惟汲汲以著述立身後名其意欲爭勝於寒梅瘦鶴耶嘗謂余曰李善註文選有子遂以續其志此書之釋事忘意動有無窮之憾又以余松谷三兄註右丞詩相藉揚榷久行於世今此書不得與松谷析疑辨謬共助落成益又爲之感歎已余樂叙其書并識其言而傳其人之高蹟有如此意林趙信拜書於平安里

李太白文集

趙序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爲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猶祭也爲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離騷之幽著太史之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我朝而錢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蘊矣太白之集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胡氏孝轍孝轍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菴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轍之未疏淪也疵繆之未剗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扣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菴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轍博極羣書而載菴能掇其瑕礶卽謂之什倍於孝轍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前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溪以近代而論蒙叟研精內典而玄門之旨奧未窺竹垞朱氏自言於竺乾之書詩文未敢闡入則并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他可知矣載菴早鯨闢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顯之情而抉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質余方望洋驚歎五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

其苦心孤詣。余學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稔失註是集者之尤難也。乾隆己卯閏月望後一日。友弟杭世駿。

詩人李杜並稱古今註杜者百餘家而李之註傳於世者乃少余所見楊子見蕭粹齋胡孝轍三家外此寥寥無聞矣世固軒李而輕杜哉何言詩之士嚮往於太白不及嚮往於子美者多耶夫二公之詩一以天分勝一以學力勝同時角立雄視於文場筆海之中名相齊才亦相埒無少遜也自優劣之論出而左右其袒者紛如以文喻謂太白如史記子美如漢書以兵法喻謂太白如李廣子美如孫吳以人物喻謂太白仙而子美聖以性根喻謂太白頓而子美漸此皆論之兩持其平者也其餘甲杜而乙李者大約十居七八可異者評杜則多恕辭多過情之譽評李則多深文而索垢是何意見之辟耶宋人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山谷嘆以爲知言夫山谷固服膺于美者也豈不能言其優劣蓋亦見其沉雄俊逸之槩本於性而成於學者各有登峰造極之美不可以後人私淺之見妄爲輕議焉耳余於二公之詩有兼愛無偏好嘗讀錢蒙叟顧修遠諸家杜註以爲勝於昔人譬之積薪後來者居上惜李集無有斐然繼起者爰合三家之註訂之芟柞繁蕪補增闕略析疑匡謬頻有更定至於山川古蹟之地形鳥獸草木之名狀尤加詳考不厭繁複蓋將以爲多識之助而觀者議其過於綺碎鱗雜無當于詩之本義自念徵經引史亦不無郢書燕說之誤或失作者命意修辭之旨雖靡研編削虛耗歲時以上視錢顧諸先輩無能爲役安敢與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齋之作補註所以補子見之闕也而未能盡補其闕孝轍作李詩通力正楊蕭二家之譌而亦未能盡正其譌余承三子之後據摭其殘膏剩馥而廣爲綜緝夫豈

誇多而炫麗哉。將以竟三子之業也。雖才力未逮。然念博物洽聞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羅軼典。抉發奧思。俾夫闕者謬者。罔不甄釋。將與杜註諸家之善本並傳。藝苑而爲新學之津梁。彼楊與蕭實爲之草創者。其先者也。余得肩隨胡氏之後。而附於討論修飾之列。其亦可乎。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正月望日王琦載菴漫述

李太白文集目錄

第一册

卷之一 古賦八首

大鵬賦

惜餘春賦

悲清秋賦

明堂賦

卷之二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第二册

卷之三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蜀道難

公無渡河

梁甫吟

鳥夜啼

烏棲曲

戰城南

將進酒

行行且遊獵篇

飛龍引二首

天馬歌

行路難三首

長相思

上畱田行

春日行

前有樽酒行二首

夜坐吟

野田黃雀行

箜篌謠

雉朝飛

上雲樂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日出入行

胡無人

卷之四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

獨漉篇

登高邱而望遠海

陽春歌

北風行

俠客行

陽叛兒

雙燕離

山人勸酒

于闐採花

鞠歌行

幽澗泉

王昭君二首

中山孺子妾歌

荊州歌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

相逢行

古有所思

久別離

白頭吟二首

採蓮曲

臨江王節士歌

司馬將軍歌

君道曲

結襪子

結客少年場行

長干行二首

古朗月行

上之回

獨不見

白紵辭三首

鳴雁行

妾薄命

目錄

李太白文集

三

卷之五 樂府四十四首

四

門有車馬客行

君子有所思行

東海有勇婦

黃葛篇

白馬篇

鳳笙篇

歌怨行

塞下曲六首

來日大難

塞上曲

玉階怨

襄陽曲四首

大隄曲

宮中行樂詞八首

清平調詞三首

鼓吹入朝曲

秦女休行

秦女卷衣

東武吟

邯鄲才人嫁廝養卒

出自薊北門行

洛陽陌

北上行

短歌行

空城雀

菩薩蠻

憶秦娥

卷之六 樂府三十八首

發白馬

陌上桑

枯魚過河泣

丁都護歌

相逢行

千里思

樹中草

君馬黃

擬古

折楊柳

少年子

紫駒馬

少年行二首

白鼻騮

豫章行

沐浴子

高句驪

靜夜思

綠水曲

鳳凰曲

鳳臺曲

從軍行

秋思

春思

秋思

對酒行

擣衣篇

長歌行

猛虎行

子夜吳歌四首

估客行

少年行

長相思

去婦詞

第三冊

卷之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南都行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

元丹邱歌

燭照山水壁畫歌

梁園吟

鳴臯歌送岑徵君

白毫子歌

扶風豪士歌

西岳雲臺歌送丹邱子

江上吟

玉壺吟

鳴臯歌奉餞從翁清

勞勞亭歌

橫江詞六首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東山吟

僧伽歌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金陵歌送別范宣

笑歌行

悲歌行

卷之八 古近體詩共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七首

趙少府炎粉圖山水歌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

赤壁歌送別

江夏行

懷仙歌

玉真仙人詞

清溪行

殷明佐贈五雲裘歌

臨路歌

古意

山鷗鳩詞

歷陽壯士勤思齊歌

草書歌行

卷之九 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

贈孟浩然

淮海對雪贈傅讌

贈任城盧主簿潛

贈范金鄉二首

東魯見狄博通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

贈韋秘書子春

贈薛校書

贈長安崔少府叔封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述德陳情上哥舒大夫

贈裴十四

雪讌詩贈友人

和盧侍御通塘曲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贈徐安宜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贈瑕邱王少府

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贈何七判官昌浩

贈郭將軍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贈崔侍御

贈參寥子

贈饒陽張司戶燧

贈清漳明府姪聿

贈臨洺縣令皓弟

贈郭季鷹

鄴中贈王大

贈華州王司士

贈盧徵君昆弟

贈新平少年

贈崔侍御

走筆贈獨孤駙馬

贈嵩山焦鍊師

口號贈楊徵君

上李邕

贈張公洲革處士

卷之十 古近體詩共二十四首

秋日鍊藥院贈元林宗

書情贈蔡舍人雄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訪道安陵遇蓋寰畱贈

贈崖郎中宗之

贈崔誥議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贈別從甥高五

贈裴司馬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草創大還贈柳官廸

贈溧陽宋少府陟

贈僧崖公

醉後贈從孫高鎮

贈崔秋浦三首

卷之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贈王判官

贈武十七謗

獄中上崔相湧

流夜郎贈辛判官

贈常侍御

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博平鄭太守見訪贈別

贈從孫義興宰銘

贈崔司戶文昆季

戲贈鄭溧陽

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贈秋浦柳少府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在水軍宴贈諸侍御

贈閻邱宿松

中丞宋公軍次尋陽

贈劉都使

贈易秀才

贈史郎中

江上贈竇長史

贈王漢陽

江夏贈韋南陵冰

贈盧司戶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贈從弟南平太守二首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贈柳圓

書懷示息秀才

贈張相鎬二首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

宿清溪主人

繫尋陽上崔相湊三首

巴陵贈賈舍人

第四册

卷之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

醉後贈王厯陽

贈厯陽褚司馬

對雪醉後贈王厯陽

贈宣城宇文太守

贈宣城趙太守悅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見會公談陵陽山水

贈友人三首

陳情贈友人

贈從弟冽

贈固邱處士

贈錢徵君少陽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

贈僧朝美

贈僧行融

贈黃山胡公求白鶲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贈汪倫

卷之十三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桃花巖寄劉侍御綰

淮南臥病寄趙徵君韐

寄弄月溪吳山人

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夕霧杜陵登樓寄韋繇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寄淮南友人

淮陰書懷寄王朱城

聞丹邱子營石門幽居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月夜江行寄崔宗之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寄韋南陵冰

題情深樹寄象公

北山獨酌寄韋六

寄當塗趙少府炎

寄東魯二稚子

寄權昭夷

禪房懷友人岑倫

卷之十四 古近體詩共二十六首

廬山謠寄韋侍御虛舟

泛彭蠡寄黃判官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

寄王漢陽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永華寺寄尋陽羣官

西塞驛寄裴隱

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早春寄王漢陽

江上寄巴東故人

江上寄元六林宗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涇溪東亭贈鄭少府諤

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寄崔侍御

寄何判官昌浩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遊敬亭寄崔侍御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寄句容王主簿

寄上吳王三首

卷之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別杜補闕范侍御

別魯頌

別中都明府兄

夢遊天姥吟留別

畱別曹南羣官之江南

留別于十一兄逖

畱別王司馬嵩

還山畱別金門知己

夜別張五

魏郡別蘇少府因北遊

畱別西河劉少府

潁陽別元丹邱之淮陽

畱別廣陵諸公

廣陵贈別

畱別從兄徐王延年

別儲邕之剡中

畱別金陵諸公

口號

金陵酒肆畱別

金陵白下亭畱別

別東林寺僧

竇夜郎畱別宗十六璣

畱別龔處士

贈別鄭判官

黃鶴樓送孟浩然

畱別族弟浮屠談皓

畱別賈舍人至二首

渡荆門送別

畱別金陵崔侍御

別韋少府

南陵別兒童入京

別山僧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江夏別宋之悌

卷之十六 古近體詩共二十一首

南陽送客

送張舍人之江東

送王屋山人魏萬

附訥翰林謫仙子魏萬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送族弟凝之滁

送友人遊梅湖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

送楊山人歸天台

送溫處士歸黃山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

送楊少府赴選

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送吳五之瑯琊

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秋夜送族弟況之秦

送薛九被讒去魯

送張子還嵩陽

送族弟凝至晏堌

卷之十七 古近體詩四十四首

送魯郡劉長史

送族弟單父主簿凝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送張十四遊河北

送裴大澤赴廬州長史

漏陵行送別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送竇司馬貶

送羽林陶將軍

送程劉二侍御

送姪良携二妓赴會稽

送賀賓客歸越

送張遙之壽陽幕府

送裴十八歸嵩山二首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

送于十八落第還嵩山

送別

送族弟綰從軍安西

送梁公昌從信安北征

送白利從董將軍西征

送張秀才從軍

送崔度還吳

送祝八之江東

送侯十一

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奉餞高尊師歸北海

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送紀秀才遊越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送楊燕之東魯

送蔡山人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

送楊山人歸嵩山

送殷淑三首

送岑徵君歸鳴臯山

送范山人歸太山

第五冊

卷之十八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白雲歌送友人

送韓侍御之廣德
送通禪師還隱靜寺

送友人

送別

送友人入蜀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

送李青歸華陽川

送趙雲卿

送別

送鞠十少府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餞校書叔雲

送王孝廉覲省

送杜秀芝舉入京

送呂使君杲流澧州

送陳郎將歸衡陽

送趙判官赴黔府幕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送梁四歸東平

江夏送友人

送鄭昂謫巴中

江夏送張丞

送二季之江東

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涇川送族弟鍇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送儲邕之武昌

卷之十九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酬談少府

五月東魯行答汝上翁

山中問荅

酬張司馬贈墨

荅崔少府遊翠微寺

酬崔五郎中

金門荅蘇秀才

酬宇文少府

單父南樓酬竇公衡

荅友人贈烏紗帽

荅湖州迦葉司馬

附贈李十二崔宗

以詩代書荅元丹邱

酬王司馬閻正字見贈

賦得白鸞鷺送宋少府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五松山送殷淑

送族弟溧陽尉濟

謝中都小吏

謝岑助以詩見招

謝王補闕贈別

附贈李十二崔成甫

觀月金陵城西

荅僧中孚贈仙人掌茶

張相公出鎮荊州

荅裴侍御以書見招

荅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謝崔十五見招

卷之二十 古近體詩共六十首

遊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

秋獵孟諸夜歸置酒

遊南陽清冷泉

東魯門泛舟二首

遊太山六首

謝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荅弟幼成過西園日贈

謝裴侍御對雨見贈

謝崔侍御

江上荅崔宣城

謝裴侍御畱岫師彈琴

醉後荅丁十八

荅高山人權願二侯

謝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荅王十二寒夜獨酌

與劉碭山汎宴喜亭池

携妓登梁王棲霞山

與從姪良遊天竺寺

同友人舟行

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朝下過盧郎中叙舊遊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邯鄲南亭觀妓

春日遊羅敷潭

陪裴使君遊石娥溪

陪從祖泛鵠山湖三首

陪楊江寧宴北湖感古

宴鄭參卿山池

遊謝氏山亭

把酒問月

遊昌禪師山池二首

金陵鳳凰臺置酒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

與周剛玉鏡潭宴別

遊秋浦白筍陂二首

宴陶家亭子

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宴興德寺南閣

泛泗州城南郎官湖

陪侍郎叔遊洞庭三首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

陪族叔曄遊洞庭五首

宴楊執載治樓

銅官山醉後絕句

與常贊府遊五松山

宣城清溪

與謝良輔遊陵巖寺

遊小西簡鄭明府

九日登山

九日

九月十日卽事

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卷之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六首

登錦城散花樓

登峨眉山

大庭庫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天台曉望

早望海霞邊

焦山望松寥山

杜陵絕句

登太白峰

登邯鄲洪波臺觀發兵

登新平樓

謁老君廟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登冶城西北謝安墩

登瓦官閣

登梅岡望金陵贈中孚

登金陵鳳凰臺

望廬山五老峰

望黃鶴山

九日登巴陵置酒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與賈至舍人望遙湖

金陵望漢江

望天門山

登敬亭北二小山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卷之二十二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

夜下征虜亭

客中作

李太白文集

目錄

望廬山瀑布二首

江上望皖公山

鸚鵡洲

秋登巴陵望洞庭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

挂席江上待月有懷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望木瓜山

過崔八丈水亭

宿常二南郭幽居

下途歸石門舊居

太原早秋

奔亡道中五首

上白馬磯贈裴侍御

上三峽

早發白帝城

江行寄遠

下涇縣陵陽溪至涇灘

夜泊黃山

西施

上元夫人

越中覽古

過四皓墓

蘇武

金陵三首

過彭蠡湖

鄧門秋懷

荆門浮舟望蜀江

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

秋下荆門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下陵陽汎高溪

宿鰻湖

王右軍

蘇臺覽古

商山四皓

峴山懷古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

廬江主人婦

望鸚鵡洲悲禱衡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
宿巫山下

金陵白楊十字巷

謝公亭

紀南陵題五松山

夜泊牛渚懷古

姑熟溪

丹陽湖

謝公宅

陵歌臺

桓公井

慈姥竹

望夫山

牛渚磯

靈墟山

天門山

卷之二十三 古近體詩共四十七首

與元丹邱方城寺談玄

尋石門山中元丹邱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月下獨酌四首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尋山僧不遇作

待酒不至

友人會宿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青溪半夜聞笛

夏日山中

春日醉起言志

尋雍尊師隱居

對酒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自遣

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憶崔宗之遊南陽感舊

望月有懷

過汪氏別業二首

獨酌

春日獨酌二首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月夕山中忽然有懷

山中與幽人對酌

廬山東林寺夜懷

聽黃鶴樓上吹笛

醉題王漢陽廳

獨坐敬亭山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秋夜獨坐懷故山

憶東山二首

對酒憶賀監二首

重憶一首

落日憶山中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憶秋浦桃花舊遊

第六冊

卷之二十四

古近體詩共六十五首

越中秋懷

擬古十二首

寓言三首

感遇四首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秋夕書懷

上崔相百憂章

荊州賊亂臨洞庭言懷

田園言懷

聽蜀僧濬彈琴

魯東門觀刈蒲

詠鄰女東窗海石榴

南軒松

詠山樽二首

初出金門詠壁上鸚鵡

紫藤樹

觀放白鷹二首

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題雍邱崔明府丹竈

觀元丹邱坐巫山屏風

求崔山人瀑布圖

見草中有名白頭翁者

流夜郎題葵葉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白鶯鸞

詠槿二首

白胡桃

巫山枕障

南奔書懷

卷之二十五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題元丹邱山居

題元丹邱潁陽山居

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賁

洗脚亭

力勞亭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題嵩山元丹邱山居

題江夏修靜寺

九華山聯句

題宛溪館

題東谿公幽居

嘲魯儒

懼讖

觀獵

觀胡人吹笛

軍行

從軍行

平虜將軍妻

春夜洛城聞笛

嵩山採菖蒲者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流夜郎聞酺不與

放後遇恩不霑

宣城見杜鵑花

白田馬上聞鶯

三五七言

雜詩

寄遠十二首

長信宮

長門怨二首

春怨

代贈遠

陌上贈美人

閨情

代別情人

代秋情

對酒

怨情

湖邊採蓮婦

怨情

代寄情楚詞體

學古思邊

思邊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折荷有贈

代美人愁鏡二首

贈段七娘

別內赴徵三首

秋浦寄內

自代內贈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送內尋李騰空二首

贈內

在尋陽非所寄內

南流夜郎寄內

越女詞五首

浣紗石上女

示金陵子

出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巴女詞

哭晁卿衡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

哭宣城善釀紀叟

宣城哭蔣徵君華

卷之二十六 表書共九首

爲吳王赴行在遲滯表

爲宋中丞自薦表

上安州李長史書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

卷之二十七 序文二十首

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與羣賢宴姑熟亭序

送權十一序

送從姪歸遊廬山序

送蔡十還家雲夢序

送戴十五還衡岳序

送傅八之江南序

奉餞二翁尋桃花源序

送杯公上人遊衡岳序

送趙四流炎方序

送黃鐘之鄱陽序

太原南柵餞赴上都序

送傅八之江南序

送從弟令問之淮南序

餞李副使移軍廣陵序

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澤畔吟序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卷之二十八 記頌讚共二十首

任城縣廳壁記

崇明寺佛頂尊勝幢頌

名僧顥公粉圖慈親讚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

壁畫蒼鷹讚

羽林范將軍畫讚

江寧楊利物畫讚

誌公畫讚

朱虛侯讚

觀飲飛斬蛟龍圖讚

送倩公歸漢東序

地藏菩薩讚

魯郡葉和尙讚

第七冊

卷之二十九 銘碑祭文共九首

化城寺大鐘銘

天門山銘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比干碑

武昌宰韓公去思頌碑

虞城令李公去思頌碑

爲竇小師祭璿和尙文

爲宋中丞祭九江文

卷之三十 詩文拾遺共五十七首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

南陵五松山別苟七

觀魚潭

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

月夜金陵懷古

金陵新亭

庭前晚開花

宣城長史弟昭贈雙鸕

暖酒

戲贈杜甫

寒女吟

會別離

初月

雨後望月

對雨

曉晴

望夫石

冬日歸舊山

鄒衍谷

入清溪行山中

日出東南隅行

代佳人寄翁參樞先輩

送客歸吳

送友生遊峽中

送袁明府任長江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戰城南

胡無人行

題峰頂寺

題評宣平菴壁

斷句

灤布

舍利佛

陽春曲

春感

殷十一贈栗岡硯

普照寺

釣臺

小桃源

題寶圖山

贈江油尉

清平樂令二首

連理枝二首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雜題四則

桂殿秋

卷之三十一

附錄一

序誌碑傳十二首

清平樂令二首

卷之三十二

附錄二

詩文二十一首

桂殿秋

卷之三十三

附錄三

詩文五十九首

清平樂令二首

第八冊

卷之三十四

附錄四

李太白文集

目錄

李太白文集

目錄

三十六

叢語二百二十則

卷之三十五 附錄五

年譜

卷之三十六 附錄六

外記一百九十四則

李太白文集

卷一

古賦八首

大鵬賦

并序○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运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徒于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余昔于江陵見大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贊，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俱作腹非，存手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唐時江陵郡，即荊州也，隸山南東道。

〔大唐新語〕司馬承禎字子微，隱于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頗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淮南子：廓四方，挾八極，高誘註：八極，八方之極也。〔神異經〕嶽嵩山有大烏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冀上之東王公也。其烏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楊修答臨淄侯：「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水鑿會書院。」修字宣子，嘗作大鵬贊曰：「若著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鑿會書院。」

扶搖上征，翕然胥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震，驚其辭曰。

南華老仙一作仙老，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一伸，怪于齊譖。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繆本脫。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鬱鬱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刷渤海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燁作炬。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爲之震蕩，經本作落百川爲之崩奔。唐書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爲南華真人。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爲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陸德明莊子音義，齊諧人姓名郭璞江賦類胚胎混尚未凝結。木華海賦曰：鱗插雲髻，龍刺天。李善注：鱗，魚背上骨也。增韻凡魚龍頸旁小鰐皆曰鱗。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渤澥，鰐師古曰：渤海別枝也。司馬貞曰：案齊都賦：海旁曰渤海，斷水曰瀨也。淮南子曰：出于賜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楚詞：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櫨兮扶桑。王逸註：謂日出東方，照耀四方。牛弘樂扶桑噭噭而盛貌，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于賜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世府曰：驚揚而奮赫，奮赫千里。世府曰：燭陰山，海水震荡，聲侔鬼神。燭陰山，本作烜。山傳寫者作烜字之誤。人不能解，遂作烜。今釐正之。初學記：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之宙，或謂天地爲宇。宙，一作宇。傳鴻臚我城郭，杜預注：派追也。博物志：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說苑：五岳泰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山、中岳也。詩小雅：百川沸騰。謝靈運詩：斬岸屢崩奔。呂向註：崩爾字，本脫。乃蹶厚地，揭水微。其岸崩頽而奔波也。○崢嶸音：撐構。胚胎音：坏。離音：聲。奔炮音：闕。平聲。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背崇太山。一作太虛。繆本脫。乃蹶厚地，揭

台山賦或倒影于重溟李善註重溟海也韻會勃起曰崛起天台山賦落五界而迅征呂向註迅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郭璞江賦吸翠霞而天矯揚雄甘泉賦登蠻巒而虹天門蘇林扶搖之野而南遭鴻蒙陸德明音義鴻蒙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氣也○颯音搘羃音貢若乃足繁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

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逸翰以傍擊鼓奔驅而長驅燭龍衡光以照物列缺施鞭

而駁途塊視三山杯觀看一作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

竿失鏃仰之長吁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蜺曰蜺初學記凡虹雙色鮮盛者爲雄雄曰

延長貌張協七命忽揮電雲迴轉轍良註冀飛走亂急也王肅方言註天地四方謂之六合郭璞客

傲藪名鄧林之會逸翰翰鳥羽也奔騰疾風也山海經西北海外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

而赤直日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燭龍郭璞註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曜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衡精以往照天門中云謝惠連雪賦若

燭龍衡耀照嵐山湯雄羽獵賦震列歛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列歛天隙電光也史記海中有三

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初學記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案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

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又虞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之五湖或說以太湖北有貴湖上湖洮湖滆湖

爲五湖按國語吳越戰于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鷁冠子至人不遺動與道俱莊子

任公子爲大鉤巨繩五十犧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

鉗沒而下驚揚而奮擬白波若山海水靈蕩聲侔鬼神燭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

賜以彤弓素矢封于劍爲帝司射歷成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聽音標弧音胡爾

其雄姿壯觀塊軋蕭本作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作而旁嘆續紛乎八

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當胸臆之掩畫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賈誼鴻鳥賦块

泉賦忽輶輶而無垠顏師古註輶輶遠相映也块块輶音義俱同初學記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晉書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皆精絕故蒼蒼然也莊子註楚詞路漫漫其修遠兮此用其字對上天體許而言蓋謂大地之形漫漫闊遠無有窮極之意藝文類聚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固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帝俊之妻十日郭璞註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實誼過秦論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顏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鄭康成周德明註混混芒芒未分時也莊子古之人在混芒之中陸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欸鬱景以橫翥蕭本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爲之惊慄海若爲之驟跪巨鼈冠山而卻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鬚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之作蕭本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乎決滌之野張揚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如淳曰大貌也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李周翰註溟漲皆海也王褒洞簫賦雷霆轡伏豫以沸渭李善註焯皆曰沸渭不安貌劉良註沸渭聲踔躍不定貌又洞簫賦風紛披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八首人而八足八尾背青黃林棲恐懼貌初學記海白海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虬龍騰驥以蜿蜒領若動而驟跪李善註騰跪動貌左思吳都賦巨鼈晶羅首冠山向註巨鼈大龜也靈山海中蓬萊山而大鼈以首戴之冠猶戴也劉劭趙郡賦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凡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珠珠張衡思玄賦玄武縮于蟬比夫蓬萊之黃鸝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殼中○欵音忽駿音意翥音註沸音費怵音出鯨音擎

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旣服御蕭本作勤本勤苦于靈仙久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蟠桃蹊天雞警曉作蹊于蟠桃蹊烏晰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學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遙無厥類乎比天雞警曉作蹊于蟠桃蹊烏晰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學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遙無厥類乎比

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充腸戲腸吞而徘徊馮炎洲而抑揚

(西京記)始元雜

元年黃鸝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鸝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離蹕金爲衣兮荷爲蔓唼喋荷荇出入

霞自顧非薄媿爾嘉祥按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故曰蓬萊黃鸝也(陳子昂詩戲葵若梧

鳳輦唳白露蟬又詩峴山見玄鳳豈復虞雲羅(說文)隱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山海經)發鳩之山有

精衛常唧西山之木石以湮于東海(國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滅文仲使陳人祭之展禽

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莊子)昔者海鳥止于魯郊

魯侯御而鵠之子胥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雞皆隨之鳴(河圖括地象)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淮南子)日中有踴鳥高誘註

踴猶蹲也(三足鳥)晰明也後漢書帝知羣僚拘攣章懷太子註拘攣猶拘束也玄根道之本也(唐詩分

處其玄根廟焉庶結李善註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與爲先(尚書)分

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孔安國傳曰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隋書)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

曰溟汜日之所入(十洲記)瀛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亦多仙島而希有鳥見謂之曰偉

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

爾遊爾同作呼我翔于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鷢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吳都賦)包括於越跨躡荆蠻地絡者地之脈絡謂山川之屬天綱者天之綱維謂南北二極不動之處鮑

照遊思賦仰盡今天經俯窮地絡(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魚朋已翔乎寥廓

野澤中鵠鶴是也○古賦辯體太白蓋以鵬比之而以希有鳥比司馬子微賦家宏衍巨麗之體楚辭遠

文遊等作已然司馬班揚鶴尚此顯出莊子寓言本自安關太白又以豪氣雄文與辭稍俊逸去騷頗近○跨躡音誇捨絡音落寥廓音聊擴全

擬恨賦

(古恨賦齊梁間江淹所作爲古人志願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太白此篇限落句法蓋全

賦矣。惟存恨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草宿，墳毀浮生可嗟。大運同此。于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沒。元和郡縣志泰山一曰岱宗，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蒿山在乾封縣西北二十五里。里曲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蓋古時蒿山爲塋墓之所故言葬埋處多借蒿山爲名。猶之九原北邙也。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康成註宿草謂陳根也。何遜詩行路一孤墳路成墳欲毀莊子乃大運之攸戾。李周翰註大運天運也。

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作麾。中原東馳渤海。西漂崑崙。斷蛇奮旅。繆本作怒掃清國步。握瑞圖而條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劉孝標辯命論觀湯武之龍躍

後漢書四方鋒起。羣雄競逐。史記高祖曰昔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字林叱咤發怒也。左傳晉楚治兵遇于中原。揚雄長楊賦橫巨海漂崑崙。已見大鵬賦註。更記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步。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人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漢書敍功業。賦素小若母告符朱旗。乃舉詩大步。斯毛傳云。步行也。徐陵檄周文躬膺寶曆嗣奉璠圖。藝文類聚漢舊儀爾雅繢之精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叱尺栗切。嘵入聲。咤丑亞切。嚙去聲。漢音蟹灘音。驅編音早。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作微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驅今不逝。呼作鳴。何歸。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吳少貪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常幸從。駿馬名骓。常騎之。子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虞兮奈若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于是項王乃上馬騎。

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至東城，自度不得脫，乃自刎而死。

淮陰侯傳

項王喑噭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喑，懨怒氣也。○騷音追，暗於禁切。因去聲，廳烏路切。汗而

去聲。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響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戰國策燕太

子丹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荆軻見太子，太子曰：「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

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此丹之上願，唯荆軻留意焉。荆軻許諾。燕國有勇士，使于

秦，武陽年十，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

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之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于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至秦，秦王見燕使

成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

而七首，前爲謝曰：「北壘攻之，當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起取武陽所持圖奉之。秦王發圖，

窮而七首，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七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堅不可立

拔，環柱而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斯其左股。荆軻乃引七首以

提，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前輒荆軻。如淳史記註列七事，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立。」

○氣，悉合切。音撒。

若夫陳后失寵，長驅，必欲生劫之。

見虹貫日，不徹。曰：「吾知其然也。」○颯，悉合切。音撒。

七十年而無子，又

驩貴。

夫上官靳尚，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憂心煩亂，不知所憇，乃作離

絶辭。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歸，俱歸，拘罪不遣。卒客死。

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

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羅。自沉而死。楚辭漁父云：「屈原旣放遊于江潭，蓋原所遷之地，在江之南。湘水經

流之處也。」又九章云：「望長歎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灑也。」王逸註：「灑，大涕也。言傾望

楚鄧見其大道長流也。」又九歌云：「嫋嫋兮秋風，王逸註：「嫋嫋，大梓也。言嫋嫋兮，言其

貌。又九歌云：「猿啾啾兮，音節也。」

夜鳴(劉達三都賦註異物志曰)枕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鼻建安臨海北有之韻會水清也(張衡東京賦)淳水瀟澑太白詩中多用淳水字疑本此或有改作綠水者非是○屬音鳥猶音又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嘆黃犬之無緣(史記)二世二年具李音緣市斬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陽

惜餘春賦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于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
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作楓而咏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鵠冠子)斗柄東指天下知春何休公羊傳註)昏斗指西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蕩漾水搖動貌(楚辭七諫)上葳蕤而防露王逸註葳蕤盛貌廣韻威蕤草木花重貌韻會江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括地志云水出嶓冢山爲沮爲瀟爲漢至均州爲滄浪之水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二統志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禹貢九江孔殷注云卽洞庭也沅漸元辰枝西澧瀆湘九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瀆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爲五瀆戰國策云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瀆是也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山

沅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瀟水源出九疑山，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漚水合。又東北流至永州府城外，北流至湘口，會于湘。湘水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朔，海山西北流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音。惜餘春之將闌，每爲恨兮不淺。楚辭與佳期兮夕張爾雅天野曰平廣平曰原。後人合稱之以謂曠野之地。說文綺文繪也。顏師古曰：卽今之綢綺也。韻會闌晚也。又盡也。襄也。音起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于峴北，愁帝子于湘南。恨無極兮心氤氳，目眇眇兮

玉喻之猶琪花玉樹之謂江淹詩瑤草正翕範詩周南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太平寰宇記峴山在襄州襄

陽縣南十里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水相投之者同爲湘夫人少子守堯墓風氣蒸而下故之歲時南風其水在古良原生南方美之體風主之

離
鮑照詩
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眇眇
發郢流楚思涉淇
興衛情太平御覽
猶氣聚而不散之意
舊傳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野
嘗舊傳詩衛風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笑之瓊佩玉之

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峰平直上，忽而收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玉帝與群神游於海上，見八方之神皆執玉如意，惟西王母持玉版，以御青牛，其氣清徹，故名曰青霞。」

日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遊于高廟忘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皞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詳而覩之西施之行王悅而問焉對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鑑既昧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齋精魄爲草

實爲靈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于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

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早且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臺。時山鬼巫山者，長招陽雲臺，上天司守巫山。山有百尺，土有陽雲臺，上也。

雲漢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恨望陽雲臺二統志陽臺山在夔州府巫山縣北高百尺上有陽雲臺遺趾陽臺即陽臺也○胡炳典妙賢上聲吟系玉篇之元明元祐刻乙亥篆隸本末也反二字

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嘆長河之流速經水送馳波于東

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挂長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上林賦馳波跳沫。傅玄詩歲暮景薄翠光絕。安得長晝。

繩繫苦有入兮清目覘去南國兮往西秦見旌絲之黃絡網春暉以畱入兮吟兮哀秋鄭蜀兮傷別送云

白居易
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織看顏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躊躇兮傷別送行

蕭本
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于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遙寄影作寄

影于明月送夫君于天涯。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餽會躡躅住足也。（鮑照詩）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江淹詩）雲邊有征鴻。（楚辭）望夫君兮未來。（蘇武詩）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李善注）春華喻少時也。○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旆旒之愁人天光青蕭本作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野蕭本少

綠翠兮阡眠繆本作芊絲，誤。本作雲飄颻，繆本作飄飄而相鮮演漾兮蒼綠窺青一作苔之生泉縹緲兮闌絲見遊絲之繁

煙魂與此分俱斷醉對一作風光兮悽然江淹別賦春草碧色上林賦粉容蒼翠旆旒從風張揖曰旆旒猶

貌鮑照詩天色淨綠氣妍和（楚辭）望遠分阡眠廣韻阡眠廣遠也（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註阡眠原野之色（說文）演長流也演漾水流而動貌（吳都賦）黃綠山岳之岊（韻會）黃綠連絡也○旆旒音衣尼又去延演音衍黃音寅若乃龍水秦聲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試登高而望遠痛切成痛骨而傷心

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于芳節後漢書郡國志龍州有大阪名龍坂劉昭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者許欲上者

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川記曰龍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峽東望秦川四五

百里極目望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龍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

登高望遠涕零墮墮藝文類聚宜川明妃卽昭君也晉人以文帝諱昭改稱明妃後人又改爲明妃之曰巴東

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明妃卽昭君也晉人以文帝諱昭改稱明妃後人又改爲明妃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皎潔聞于國中獻于孝元帝訖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

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昭君怨嘆爲不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陋卑陋不合陛

歌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嘆爲不

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子苞桑養育毛羽形容既得升雲遊倚曲房離宮絕曠思惟

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頗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唯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陋卑陋不合陛

決決志兮念抑冗不得頴頑雖得餕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輩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
父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謝莊舞馬賦乘玉塞而歸竇玉塞謂玉門關乃入西域之水
路昭君入胡之路未必由此蓋借作邊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其卒章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王逸註
獸言湛湛江水浸潤風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
思劉諭詩徘徊去芳節梁元帝纂要春節曰芳節梁若有一人一作我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于情親
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下句之意是學九辨第一首若乃以下則是梁陳體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荆吳之
幾于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太平御覽湘中記曰九疑山在營道縣九
山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盛弘之荊州記曰九疑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秀爭高含霧卷
霞分天隔日隋書五行志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太平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爲三湘岳州府志三湘浦
在臨湘縣南四十五里湘中記曰南有水六丈下見底了了石子如櫛蒲白沙如雪霜赤岸如朝霞湖嶺之間湘水貫之凡水皆會焉無出湘之右者與瀟水合則曰瀟湘與蒸水合則曰蒸湘與沅水合
則曰沅湘故謂之三湘湘水出廣西桂林府東北流至湖南永州府城西瀟水自南來會焉至衡州府城東蒸水自西南來會焉又北流環長沙府城東北至湘陰縣達青草湖而入于洞庭凡行二千五百餘里大小諸水會入者頗衆若沅水則不與湘會而自入于洞庭雖沅湘之稱起自屈平但雙舉二水並未言其會同相合也三湘之名恐未必由此唐韻潺湲水流貌庚信麥積崖佛龜銘鳥道乍窮羊腸忽斷季善文選註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烏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惟上有飛鳥之道耳後人稱高峻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西陽謂之徑曰鳥道本此
日其半爲峯所蔽僅見其半如半規然謝靈運詩遠峯隱半規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古賦辯體澄湖練明月語意同謂之倒語若云遙海上月澄湖練明仰見明月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人影

在地語意一順，意味大減。琦按太白故鄉在西蜀，而荆吳則其東也。燕地居北，越地居南，蓋登高而偏覽四方之意，翻作兩層抒寫，便覺變幻不可測。○澄音丞。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鼈于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
吾將採藥于蓬邱。(楚辭九歌)鬪兮秋風，(又九辯)颺長夜之悠悠。(木華海賦)翔天洛，戲窮溟，窮溟卽莊子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鰐。阮籍爲鄭沖勸晉王濬臨滄洲而謝支伯，箕山以擇許由，滄洲謂滄海中之洲渚也。楚辭招魂歸來不可以託些。朱子註些說文云：語辭也。沈存中云：今漫峽湖湘及南北江徼人，凡禁呪句尾皆云些，乃楚人舊俗。(干洲記)王郎蓬萊山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古賦辯體。太白諸短賦，雖脂鍾冰是江文通別賦等篇步驟。

劍閣賦。原註送友人王炎入蜀。(通志)劍閣理略：劍閣在劍州普安縣界，今謂之劍門。左思蜀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劉達註：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背有闢道在梓潼郡東北。

二統志：劍閣在劍州北三十里，兩岸峻拔，鑿石架開而爲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秦司馬錯由此道伐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瑟颶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通典)京兆郡咸陽縣東十五里，有故咸陽城，秦所都也。(三輔黃圖)咸陽在九嵒山渭水北，山俱在南，故名咸陽。今文士槩指秦地曰咸陽也。(說文)廻，大風也。(韻會)颶，夕風高。○鳳音聿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歎息。視摩斂上林，兩都鋪敍體格，入小賦所謂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者歟？故雖以小賦亦自浩蕩而不傷儉陋，蓋太白天才飄逸，其爲詩也或離舊格而去之，其賦亦然。

明堂賦。并序：○按新舊唐書及通鑑，隋無明堂，季秋大享，常寓零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圓邱，義高宗永徽二年，敕令所司與禮官學士考覈，故事造立明堂。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高

不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擴大載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諸儒紛爭互有
不同。乾封二年二月詔以製造明堂宜時起作。子是大赦天下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縣置明
堂示必欲立之而議者益紛然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
堂亦不能立則天臨朝儒者屢然上言請創立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盡
羣言垂拱三十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爲三層下層象四時隨方色中層法十二
辰上層法二十四氣凡高二百九十四尺廣三百尺明堂以下圍繞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四十
正月明堂成號萬象神宮證聖元年正月爲火所焚又令重造規模率小千舊制其上施一
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奉之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爲通金鑑
宮玄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依舊折改爲乾元殿
訖唐之世季春秋大享皆寓閩邸太白此賦蓋在開元五年未復改乾元殿以前所作者也考賦中
所言多係書傳所載古時規模制度與則天所造明堂或有不同蓋身在遠方聞其事而賦之固未
親至東都得之目見以古準今約當如是以修詞焉耳。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縮構之未集繆本轉痛威靈之遐邇天后繼作中宗
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冊
元龜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三年
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頓是日親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享已帝升山行封禪之
禮庚午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享壬申御朝觀壇受朝賀改麟德三年
乾封元年乾封三年二月丙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漢魏以還彌更誰舛遂增損古今新制其圖下詔
大赦改元爲總章元年初學記太山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岱
者代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左思魏都賦縮構之初李善註縮結也韻會十萬
爲億十億爲兆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詩大雅庶民子來萬祀萬年也南都賦猶萬祀而無衰司
馬相如封禪文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顏師古註丕大也周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穎達
正義先天而天勿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其辭曰
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首之于是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耀

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革命謂改革天命創元謂創造基業之始列琨勸進表抗明威以攝不類仗順以肅宇內楚辭夕唏子身兮九陽王逸註九陽謂天地之涯也漢書項氏畔換顏師古注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字輩子混茫之初是名太初喻陪季擾亂有名混沌茫昧之世也史記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乎有道之國孟康註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清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宋書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爲明太平御覽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星之精也先後月出于西方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賢者在歲則見佐月爲明漢書顧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孟康註秦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應劭註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感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長楊賦王衡正而太階平欽若人宗繼明重光晉書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讞后妃顥妻不一吳之頽綱淳風湧穆鴻恩滂洋武義烜赫于有截仁聲駿騎蕭本乎無彊書堯典虞作沓本謂之重華也張衡東京賦區宇乂寧班固荅賓戲趙忽荒而驟顥卦顏師古註顥顥天也元氣鬱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云昔張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繩網毅梁傳疏上下無序綱紀頽壞故曰頽綱北史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賈誼賦湯穆無窮兮胡可勝言顏師古註湯穆深微貌李善註物穆不可分別也漢書匈奴傳大化神明鴻恩博洽漢郊祀歌福滂洋邁延長顏師古註滂洋既廣也羽獵賦仁聲惠于北狄武義動于南鄰呂向註武義武事也蕭士贊曰初詩赫今𠙴𠴹字當作烜爾雅釋詩者曰烜赫兮烜兮者威儀也郭璞註云貌光宣陸德明音義曰赫火格反烜呼遠反烜者光明宣著唐宋以前詩之烜字皆作烜今作烜者緣宋朝舊諱故改耳詩商頌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整齊也四海之外率服截爾齊整廣韻駢騎馬行也喻仁聲之流行如馬行之疾速也周易駢馬地類行地無疆○駢駢音颯踏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旣應天以作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于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甘泉賦卽胤也羨饒也言神明饒與福祥也

又甘泉賦擁神休尊明號晉封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晉陽賦方將俟允符李善註元符大瑞也周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東京賦登封降禪則齊德平黃軒薛綜註登謂上太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韓集也古字通用莊子去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書堯典欽明來思孔安國傳欽敬也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詩周頌克昌厥後三國志敷弘大猷光濟先軌秀立政以觀文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于四方豈殫稅于萬室乃准水臬攢

雲櫻鑿玉石于隴坂空環材于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

繆本作鏘鏘

雖暫勞

而永固兮始聖謨于我皇

漢書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漢書郊祀歌練時日候有望顏師古註練選也詩大雅巠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廣韻殫盡也周禮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築以縣置以景鄭康成註于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

平地築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眠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何晏景福

殿賦制無細而不協于規景作無微而不達于水臬又曰漢皆雲梁之承天張銑註梁高如雲虹之狀通

典天水郡有大坂名曰龍坂亦曰龍山三秦記其坂九迴上者七日乃越顏師古漢書註龍坂謂龍坂即今之龍山也班固西都賦因環材而究奇呂延濟註環美也圖經瀟水去陵零縣三十里源出九疑山至

永與湘水合湘水在陵零縣北十五里其原自全來與瀟水合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甘泉賦配帝居之懸

圃分西京賦仰福帝居薛綜註帝居謂太徵宮五帝所居福猶同也言長安宮上與之法矣詩大雅乃立

應門應門將將毛傳云天闕爾乃劃崖嶺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作而垂勳燭萬象而騰

頽脊若嵬若壘似天闕地門之開闔皆高峻貌西京賦狀鬼峩以岌峩張鉢註鬼峩高壯貌甘泉賦

天闕決分地垠開顏師古註天闕爾乃劃崖嶺以嶽立郭璞註嶺崔嵬

天門闕分地垠開顏師古註天闕爾乃劃崖嶺以嶽立郭璞註嶺崔嵬

高貌司馬相如

鴻大也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孝經鉤命訣地以舒形萬象咸載潘岳藉田賦辟闢洞暨甘泉賦

岷巖其龍鱗。(韻會)岷巖山貌。河圖玉版載。崑崙山天中柱也。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國三千重圓如削。(韻會)慕聲上貌。沈約詩。託慕九霄中。張銘註。九霄。九天仙人所居也。按道書。謂九霄之名。謂赤霄。碧霄。青霄。絳霄。鶴霄。紫霄。練霄。玄霄。緇霄也。一說以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爲九霄。○割音畫。岩音宅。蘿音額。寥音嗟。嵌音近寵。轟音燭。子是結構乎黃

道。岩堯半紫微。絡句陳以繚垣。闢闔而啟扉。嶧崿晉疑梁。宇宙兮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謝朓詩)結構何迢遙。李善註。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晉書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李善文選註。七略曰。王者師天體地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都賦問以鉤陳之位。李周翰註。鉤陳星名。衛紫微宮。今離宮別衛以取象焉。○魯靈光殿賦。當門擬于閭闈。張載註。閭闈天門也。王者因以爲名。西都賦。臨峻路而辟扉。張銘註。啓開也。扉門扉也。岑參。韓昌黎。崔嵬並言山之高峻。借以喻室之高峻也。○岩音條。晉音層。夫其背泓黃河。垠瀨清洛。太行郤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點翠綵于鴻。作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伾。拖。本作乞。攀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磰砾。蕭本作兀。○廣韻。泓水深也。垠岸也。(韻會)額說文。水流岳籍田賦。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元和郡縣志。洛水出上洛家嶺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羣縣入河。潘府城北。其山西自濟源東北接河內修武鄧縣林縣至磁州界。蘇亘數十里。其間峯巒洞景物萬狀。雖各因地制宜。立名實太行。一山也爲中州巨鎮。曾植洛神賦。背伊闕。越轄轡。經通谷陵。景山李善註。華延之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史設正義括地志云。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水經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東京賦。太室作鎮。揚以熊耳。薛綜註。揭猶表也。歸田錄。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二統志。闕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一名伊闕。亦名闕口。大禹疏。龍門伊水出其間。漢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俗名龍門山。鴻荒大荒也。謂曠遠之地也。更記正義。括地志云。嵩高山。亦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北二十三里。元和郡縣志。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郭璞山海經註。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廣韻。扠磨也。隋唐佳話。明堂始徵于西南。傾工人以木子中簷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糾之狀。其圓蓋上木施佳話。明堂改鳳爲珠。羣龍捧之。東京賦。龍雀蟠婉。(韻會)望說文持也。又牽引也。蟠螭龍蛇動也。郭璞江賦。一

巨石碑砌以前卻_(廢韻)碑砌不穩貌○墳音勢拔五岳形張四維輒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臺礪吻以奔附城闕峩峩_{蕭本作嶽峩}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發獎拖玉繩之離離_{張氏註}蓋以儂深

仰太微之參差_{北爲號通之維高誘註四角爲維也}初學記彙要曰東西南爲青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微西

{說文}軋輶也(初學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黃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_(北堂書鈔)河圖括地象云崑崙之山橫爲地軸莊子和之以天倪_{陸德明註}倪李

云分也崔云或作覽際也天倪謂天之邊際也_(晉靈光殿賦)隆崛物極高貌_{子虛賦}參差日月蔽虧_(思玄賦)慕歷阪之嶽峩_{張鍊註}嶽峩高貌_{左思魏都賦}珍樹猗猗_{曹植詩}嚴霜凋翠草_(南都賦)美蓉含華_(吳都賦)羽毛揚蕘_(說文)莎草木花垂貌鮑照詩參差玉繩高掩映瑤井沒瑤井玉

井也_(晉書)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廡博雅發笑光也_(太平御覽)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玉之增增應劭註掇至也說文掇刺也甘氏星經華蓋十六星在五帝座上正吉帝道昌星邪傾大凶_{陳機}

感時賦望八極之隱澆普宇宙而寥廓鑿澆即鑿澆聲大之貌_(史記正義)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_(張衡靈憲)太微爲五帝之庭明堂之房_(春秋合誠圖)太微其星十二

四方○軋音摶倪音厓又音霓崛音偏物音物擁以禁局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探殷

制酌夏步難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屹_{蕭本作帆}其霞矯廣厦鬱以

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度禁局禁門也_(西京賦)武庫禁兵薛綜註武庫天

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_(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

堂天子位_(魯靈光殿賦)承明堂于少陽_(漢書)少陽者東方也_(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康成註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

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

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

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代室卽世室也唐以太宗諱改世爲代也又考工記殷人

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康成註。重屋者，主宮正堂者，大廳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七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蔡邕明堂論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春秋合誠圖。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木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人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漢書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帥古註廣廈，大屋也。夏廈通用。西都賦星羅雲布，漢書月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張協七命陽烏爲之頓羽，李善註春秋元命苞曰陽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張銑註陽烏日中烏也。○高音嗣屹，魚乞切，銀入聲。

近則萬木森下，子宮對出，燭乎光碧之堂。吳乎瓊華之室，錦爛霞駁，星錯波湧，颯肅寥以颼颼，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葱。吐祥烟之鬱鬱，繆本作律。○十洲記有珊瑚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海賦激勢相湧，劉良註則浪相拂也。鶴燭，瓊華之室，韻會燭，盛光也。廣韻晃光也。晉書光殿賦霞駁雲蔚木華言其布列如天星之錯落，水波之疊起也。鶴燭，露凝者言其鮮麗如流彩之煥爛，雲霞之斑駁也。星錯波湧者，吳都賦與風颶颶，則湧颶颶。張銑註瓊華之室，韻會瓊華之室，謂之瓊華也。廣韻火也。晉書光殿賦霞駁雲蔚木華言其布列如天星之錯落，水波之疊起也。郭璞註葱蘋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相見問曰：「卿前過春陵，用知其佳氣也。蘇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蘋耳。」爾雅青謂之蘋。淮南子青蘋若龍江總詩幾遇祥烟初，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烟。李善註，煙上燒，律與天通。○燭音逸，冥音悵，颼音搜。

音玉海洛陽宮閣疏，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爵玉闕，德陽之郭上，鬱律與天通。○燭音逸，冥音悵，颼音搜。

查九室窈窕，五闌聯綿，飛楹磊砌，走棋夤緣。雲楣立岌以橫綺，絲桷攢巒。蕭本作巒。而仰天皓壁，畫朗朱甍，鮮顏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杳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蔑蕭本作諤。蓬壘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三輔黃圖大九室。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五室者，象五行也。郭璞爾雅註，窈窕閑隙也。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韻會閨宮中之門也。增韻注，辟也。壯大貌，李周翰註，磊砢也。參差不齊貌，林柱頭斗栱也。夤緣連絡也。吳都賦齎緣山岳之崿，西京賦繡襦雲楣。薛綜註，楣梁也。頭斗，柱頭也。緣連接也。說文桷，桷也。緣方曰桷，桷會桷曲枅木也。柱上橫木承棟者謂之枅，枅謂之桷。說文桷，桷也。緣神明體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李善註，偃蹇，高貌也。吳都賦，蟬聯邱陵，劉逵註，蟬聯，不絕貌。汗漫空中，元氣賦。

繡布之處詳見大鵠賦註。蒼穹天也。梁書感贊蒼穹張華鷗鶴賦或托絕垠之外。李善註絕垠天邊之地也。何晏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漢書今漢有天下太半章昭曰。凡數三分有一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一山一嶺。中嶺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水經註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磊音壘。珂音裸。拱音拱。竇音竇。虯音萌。賴音櫛。晷音晷。癸音癸。猛虎。

蕭本失道潛虬蟠作登梯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作復低玉女攀星于網戶金娥納月于璇題藻井綵錯

以舒蓬天體絕翼而衝霓扶標川而罔足擬跟絅而龍躋要離欵曜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夾字之訛失字當是

虬虎夾道謂刻爲猛虎以夾立道上潛虬蟠梯謂鑄作虬龍以蟠繞梯側也楚辭章句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靈運詩潛虬媚幽姿蔡邕明堂論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

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楚辭網戶朱綯王逸註網戶綺文鑄也。雅誥網戶者刻爲連文納行相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既曰刻則是彫木爲之其狀如網耳。鮑照詩璇題納行相

月呂向註繡玉也題椽頭也〔甘泉賦疏題玉英應劭註題頭也棗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屬也西京賦〕蒂倒茄于藻井薛綜註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夢溪筆談〕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

曰藻井。父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闢八。吳人謂之鳳頂。唯宮室祠觀有之。海錄碎事藻井屋棟之間爲井形而加水藻之飾。所以壓火災也。胡三省通鑑註風俗道云。殿堂象東井。刻爲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

火杜佑曰漢宮殿率號屋仰爲井皆畫水藻蓮矣之屬以厭上火何營景福殿賦緣以藻井編以絳疏張載註天聽高

一而字蕭本下多

接平宮掖室八西樓是總本作實爲崑崙前疑後承樞本作前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亘橫韻會

亘也。廣韻通也。晉韻延袤也。史記乃作復道。韋昭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上。漢書濟南人公王帶曰。複道閣道也。韻會宮掖宮旁舍也。司馬相如賦坐入之。案戰張楫註云。卽也。

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

可揚而不揚責之弱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禮記晉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嚮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後漢書夷有九種曰畎夷子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禮記正義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觸地而生夷者賦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兜東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複音福掖音亦金房劍切焚上聲躅音逐其左右也則丹陛崿崿形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

之湯湯闢青陽啟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采時順方

薛道衡隋高祖頌序趨事紫宸驅馳丹陛

韻會陞升堂之階也。西都賦玉階彤庭李善註漢書曰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張銘註彤赤色也以丹漆飾庭舊唐書萬歲通天元年鑄銅爲九州鼎既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州鼎名長安兗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易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觔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譽福等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京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分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倡和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璡曰鼎者神器貴于質朴無儂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采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爲之炫燿乃止大戴禮明堂外水貴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毛詩傳滔滔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京堂中曰太廟取其尊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學則曰太學取其清廟取其貌則曰太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學則曰太學取其清廟取其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高誘淮南子註明堂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頌宣其令宋均禮含文嘉之註堂

于祖廟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孟春上辛于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于明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不敢泄瀆之義○嶧音諤湯音商其閭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南七西九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踴躍青龍承隅而蚴螺(大戴禮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牖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牆也所以序次分別內外親疏故謂之序包尚書顧命云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及禮經每云東序西序皆謂此也沈括筆今謂兩廊爲東西序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踴躍其深貌詳見大鵬賦註〔上林賦〕青龍蟠螺於東廂李善註蚴螺音柳於九切憂上聲螺音柳其深沉奧密也則赤熛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叶蕭本作汁光擢陰坤斗主士據乎其心(南齊書)按禮及孝經援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尚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著曰靈府所赤帝曰文祖黃帝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鄭康成註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其蒼帝靈威仰之府名靈府周曰青陽其赤帝赤熛怒之府名文祖火積光明文章之祖故曰文祖周曰明堂其黃帝舍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五行之主故謂神斗周曰太室之祖曰白帝白招拒之序名顯紀統也金精斷割萬物以成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其黑帝叶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味能權輕重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蹠眄唯盱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表賢示愚○此言室中圖畫之狀韻會增燿鮮明貌書康王之誥張皇六師正義云皇大也譽靈光殿賦齊首目以蹠眄往脈脈以踪跡又曰鴻荒樸略厥狀唯盱廣韻蹠直視貌說文盱邪視也唯仰目也盱張目也○燿音揖燿音燿蹠音橙于是王正孟月朝陽登蹠大子乃施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肸蠁維清緝熙崇牙樹羽

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其貢禮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其貢犧物又其外方五百里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書周官六謂之要服其貢貨物鄭康成註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服羣辟罔不承德正指此六服又益稷篇云嗣成五服則指甸侯綏要荒五服也詩周頌龍旂陽陽正義云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左思魏都賦虹旌攝麾以就卷李周翰註虹旌畫爲虹者公羊傳朱子玉戚以舞大夏何休註戚斧也以玉飾斧記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康成註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下者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受養示天下之孝弟也兄五更者訓以三五品也更者辰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昭明天者獨斷天子父事三老者適于天子地人也兄五更者訓以三五品也更者辰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昭明天善道改更已也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祖割牲執幣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輿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旦三老詣闈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通典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典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詩大雅百辟卿士姬子天子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爲鬯鄭康成註圭瓚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又康成毛詩箋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勾青金爲外朱中央矣詩魯頌來獻其琛毛傳曰琛寶也詩大雅顙頷叩叩如圭如璋毛傳曰顙頷溫貌叩叩盛貌鄭箋曰體貌則顙頷然敬順志氣則叩叩然高廟史記一命而僕再命而僕三命而僕服虔註僕僕僕僕皆恭敬之貌也劉孝標廣絕交論趨走丹墀者疊跡此言俯僕者狀其鞠躬將事禮跡者狀其駿奔在廟禮記水草之菹陸產之醢鄭康成註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蚯蚓之屬穀梁傳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范甯註黍稷曰粢粢在器曰盛左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預註五牲粢鹿齋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東都賦予是薦三犧效五牲神祇懷百靈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祈福祥求永貞唐書之犧官宜其辭太祝六人正九品上祭祀則跪讀謨文左傳祝史正辭信也杜預註正辭不虛稱美也正義曰正其言辭不欺誑武功也上林賦隱韻鬱壘是言壅壘不平之貌作韻用未詳或夫即殷韻之訛甘泉賦言其德而能成裝顏師古註殷韻盛貌也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七日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子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頗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按淮南子九野之名中央曰鈞天鈞天之樂謂天樂也東都賦鐘鼓鏗鏗廣韻鏗鏗鐘鼓聲相雜也周禮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鄭康成註孤竹竹特野生者空桑山名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爲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空桑生大野山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也周禮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而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而

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神上之圜丘祭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康成註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書益稷蕭韶九實一也公羊傳疏鄒氏云樂備作謂之成王應麟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新謂之變邵萬孝經疏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于明庭明庭卽明堂也子華子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孝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劉峻辨命論未達皆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皆冥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幽遠之意○鼙音鶴脣音迄鑼音響琛音梆道音趙鎗音轟皆音杳辟音璧今海歸爲庖造化爲宰餐作燭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滅四海歸兮八荒會魄晤乎區宇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書益稷羣后德讓席韻庭食廟也賈公彥周禮疏宰者調和膳修之名周易保合太和書臯陶孔傳曰賛續也趙岐孟子註油然興雲貌楚辭九歎波涇涇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漢書澤汪漢贊萬國顏師古註汪濶言饒多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威武紛紜湛然汪濶顏師古註汪濶深廣也說文魄雜語也話譙語也馬融長笛賦魄晤其前後李善註魄晤雜聲也寓卽字籀文從禹王勃遊武擔山寺序龍纏翠轄駢闐上路之遊古今註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韻會闕說文門觀也蓋爲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上圓下方以其縣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言其狀巍巍然高大也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爲門闕而爲道故謂之闕醉德卽詩所謂飽德之義○灑所蟹切飾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飛聰馳明無遠不上聲濺音穢音厖闐音田本陶唐遨帝躬乎天田后親于郊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鉄鍤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于鶉首之野講武于驪山之旁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苞蕭本陶唐遨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放倉廩玉沉珠卑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于郊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鉄鍤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于鶉首之野講武于驪山之旁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苞蕭本陶唐遨

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吸沈澑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

自遨遊以下至故鄉三十五字

謹繆本作遂邀崆峒之禮汾水之陽吸沈澑之情於此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

周易君子終日乾上子天耳下子淵東都賦申舊章下明詔禮記命有司發倉廩賜若厲也

貧窮振乏絕鄭玄註振猶救也史記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正義曰敖倉在鄭州

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于敖山上故名敖倉東都賦捐金于山沉

珠子淵上沐賦頽牆墳塋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劉良註頽崩也言崩去苑牆以通山澤之利東都賦弱

推于天田脩帝籍之千畝呂延濟註天田天子之籍田也何休公羊傳註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

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東都賦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

上林賦進翠華之旗顏師古註翠華之旗以翠羽爲旗上葆也說文萋草盛也言旗上之翠羽萋萋然如

草色之鮮緹也楚辭鳴玉驚之啾啾王逸註驚鳶鳥也以玉作之著于衡東京賦鶯聲噭噭和鈴鉄鍊薛

綜註鶯在衡和在軒皆以金爲鈴也鍊鍊小鑿王贊卽玉鑿字異而義同也漢書受命于穆清顏師古註

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甘泉賦瑞璫璫兮委如山顏師古註璫璫多也唐會要貞觀式文春

秋仲月命使巡陵春則掃除朽柯秋則芟蕪繁蕪據此巡陵乃公卿事文則借爲天子謁陵之稱矣漢書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鵠首之分也一統志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二里由驪戎所居故名

山之麓溫泉所出唐書開元年次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驪山固唐時講武之地也周易正義女媧氏沒名

次有大庭氏柏黃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雉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

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號庖犧氏之號也苞包古字通用邢昺論語疏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

案子途以爲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殷商

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以

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貌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楚辭滄浪氣而餘

死故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號庖犧氏之號也苞包古字通用邢昺論語疏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

沈澑王逸註陵陽子明經言冬飲沈澑者北方夜半氣也張衡思玄賦餐沈澑以爲糗註云沈澑夕露氣也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

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不知親已不知疏物故無愛憎而已其國無師長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樂生不知畏忌入懲

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傷痛，摘無瘡痏。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閑居三月，穿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得知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後漢書〕下爲元，元所福。章懷太子註。元謂黎庶也。〔史記〕索隱：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高誘註。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喟喟，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長楊賦〕海內澹然，〔李善註〕澹安也。李周翰註：謂晏然。汾音焚，濟下黨切。杭上聲，濬音械。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靈。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史記〕秦始皇爲成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壘，爲複道，下謂之阿房。波渭宮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更欲擇令有名之作宮。阿房故下，謂之阿房宮。〔水經註〕叢臺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名之。〔吳越春秋〕吳王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九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廣平一百里。〔吳地記〕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闢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七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左傳〕楚基成章華之臺，杜預註：臺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章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氣，祥大不過容宴之祖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太平寰宇記〕章華臺在荊州江陵縣東三十里。按清宮故事云：楚靈王所築臺形三角，〔孝子傳〕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淮南子〕晚世之時，敢揚國美，遂作辭曰：帝有桀紂爲旋室，瑤臺象廊玉牀。〔新序〕紂作瑤臺，渡民力，殫民財。譚曰：靈王所築臺形三角，〔孝子傳〕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淮南子〕晚世之時，敢揚國美，遂作辭曰：帝有桀紂爲旋室，瑤臺象廊玉牀。〔新序〕紂作瑤臺，渡民力，殫民財。

穹崇明堂，倚天開分。龍棲鴻濛，構瓊材兮。偃蹇块莽，蕭本作攀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靈臺兮。赫奕日噴風雷，

宗祀肸蠁。王化弘恢，恢鎮八荒。通九垓，四門啟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司馬相如〕長門賦：蠻並起而穹崇。李善註：穹崇，高貌。〔羽獵賦〕鴻臚沈茫，領師古註：鴻臚沈茫，廣大貌。讎

哉。〔司馬相如〕長門賦：已見前註。決涕之野，杜甫八哀詩：胡塵昏塊沫，決涕

塊莽其義同也。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註：垓，重也。天有九重。(東都賦)登靈臺考休徵劉良註休從司馬揚班諸賦來氣豪辭豔疑若過之論其體格則不及遠甚蓋漢賦體未甚俳而此篇與大獵賦則悅于時而俳甚矣晦翁云白有逸才尤長于詩而其賦乃不及魏晉斯言信夫○奪音蕡從音宗瓊音規

大獵賦并序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蕭本達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李善註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也子夏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方九百里烏有先生曰齊東渚巨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于魯中曾不蒂芥上林賦亡是公曰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定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周禮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康成註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玄謂三農原澤及平地也左傳子駒請息肩于晉杜預註以負擔喻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上林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得其北文穎註蒼梧郡屬交州在良安湖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于幽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漢書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袤音茂長楊誇胡設網爲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于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作雄蕭本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揚雄長楊賦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置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狹獵狐兔麋鹿載以櫨

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李善註。李奇曰。陸。遮禽獸圍陣也。楊。雄羽獵賦。帝將惟田于靈之囿。虎落鑾。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吳都賦。○陸音區。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離離而算。張銑註。離離局小貌。○陸音區。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爲微臣之不取也。(漢書宣帝紀)奉承祖宗子萬姓。陳書太建六年詔。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爲家。萬姓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今聖朝園池遐荒。殫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于秦。亦將昭威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耶。臣曰。作頌折中厥美。(西都賦)耀威靈而講武事。周易王弼注。有三驅之制。顏師古註。三驅之禮。失前禽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又漢書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註。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楚辭)令五帝以折冲。王逸註。折猶分也。分明言是與非也。賦意謂分之而求其中。惟茲所頌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榮五葉之歲蕤。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于四時。(莊子)孫章氏得之以契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陸德明音義。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葉世也。自高祖至玄宗。凡五世。歲蕤草木盛貌。喻言其榮美如草木之盛也。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邢昺疏。斗北斗也。極者。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曰。斗極。(長楊賦)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李善註。服虔曰。隨天斗極星運轉也。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註曰。順斗機爲政也。六聖者。高祖太宗武后中宗睿宗也。京宗誕生于八月。故以金德。玉露頌言也。《古詩》線葉發華滋。《初學記》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河圖括地象》易有太極。是爲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健者爲地。傳玄洪業。篇神聖。參兩儀。劉琨表陸下明。並日月。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烟陰。火井冰閉。是月也。無幽不燭。

天子處乎玄堂之中。滄作滄。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棲獵而講戎。

氣凜嚴冽
狂寒

天子處乎玄堂之中。滄_作淵_本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_{之意}_{傳成神泉賦}六合蕭條嚴霜凜冽_{春秋正義}易緯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_{史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_{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_{謝莊月賦}木葉微脫_{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章昭註本氏也謂寒露之氣嚴猛寒

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宋玉風賦盛怒于土壘之口。李善註土壘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復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華陽國志臨邛縣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慄火燄出通耀數十里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懼行終日不滅詩冰閉寒方壯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京堂左个鄭康成註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說文增寒也三輔

黃圖開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霸水出藍田谷西首陽縣。鳥鼠入同渭穴湧山水亦出藍田谷北至華陰入河豐水出鄂縣南山豐谷東北至霸陵入局縣水出女店涇陽入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入同渭穴湧山水亦出藍田谷北至華陰入河豐水出鄂縣南山豐谷東北至霸陵入局縣水出女店

北入渭。鎬水在昆明也。北牢水出鄂縣西南。入潦谷。北流入渭。潏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駱賓王詩。五緯連影。集星纏八水。分流橫地軸。許景先詩。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皆謂此八水也。

呂氏春秋，霜始降，則百工休。高誘注：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

禮曰暴天物風國風驕虞駟鐵是也。漢書成帝紀行幸長揚宮從胡客大投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

故謂之校獵顏師古曰如說非也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闡校耳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是則以遮闡爲義也交獵者人爲闡交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番伍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

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李周翰註乃使神兵出于九闕天仗羅于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富

千騎隨歸萬乘雷奔消扶桑而拂火雲勞括用窟而搜寒蕭本門赫壯觀于今古饑搖蕩于乾坤此其本

裕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凶爲海口。裕固以同開，吞荒裔而繆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

張秉而奔走。足跡乎日用之所通。攘括乎陰陽之未有。(陸機辨亡論)神兵東驅。裔孽犯衆。九闕即九門也。

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應劭註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註生都水及上謝朓郊祀曲整蹕遊九闕清簫聞八極漢書水衡

林苑故曰水衡周禮有山虞澤虞皆掌山澤之官今稱林虞者變文言之也扶桑在東方日出之地詳見

大鵬賦註長楊賦西壓月窟服虔註月窟月所生也大人賦軼先驅于寒門應劭註寒門北極之門也子窮髮之北李註云髮毛也司馬彪註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咽喉謂險要扼塞之地李尤函谷關銘函谷險要襟帶咽喉潘岳西征賦胸中豁其洞開荒裔荒服諸裔之地班固燕然山銘鑠王師今征荒裔方言裔夷狄之總名郭璞註邊地爲裔亦四夷通以爲號也淮南子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四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堅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高誘註大章堅亥善行人皆禹臣也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戶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爛廣數千里焉張協七命夸父爲之投策註括盛也顏延之詩張策曉東路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張晏註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也劉良註括盛而結之○鶻音標夸音誇君王于是撞鴻鐘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輶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

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于是擢倚天之劍轡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岳爲之生風羽毛繆本作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禮記正義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羽獵賦撞鴻鐘建九旒爾雅翼有虞氏之輅謂之鸞車亦曰鸞輅明堂月令乘之蔡邕稱以金爲鸞鳥懸鈴其中施于衡爲遲速之節崔豹古今註亦以爲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啣鈴謂之鑾禮云衡前朱雀或謂朱雀者鸞鳥以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鑾口有鈴故謂之鑾事一而義異然則鳥之鸞主形鈴之鑾主聲鈴之爲鑾亦以象鸞鳥之聲爲名耳史記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水經註漢武故事曰鳳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何遜詩宸襟動時豫歲序屬涼氣釋名天子所乘曰玉輶以玉飾車也東都賦登玉輶乘時龍南都賦駟飛龍兮翳翳李善註飛龍言疾也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地萬五千裏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江淹詩四睇亂層岑呂延濟註層高也岑峯也三輔黃圖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縣北宮中有五柞樹因以爲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數畝甘泉賦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張銑註言臺高可攀北斗下視三危山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三危山上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上林賦登龍臺掩細柳郭璞註細柳在昆明池南西京賦斜界細柳薛綜註總柳在長安西北潘岳詩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李善註細柳計牙牙觀名葛兮顏師古註總練擣擣聚貌也古今註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甘泉賦齊也薛綜東京賦斜界細柳薛綜註總柳在長安西北潘岳詩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李善註細柳計牙牙觀名

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宋玉大言賦：「方地爲車，圓天爲蓋。」火縱人焚草，燒以驅禽獸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淮南子：「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招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班固燕然山銘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猶長

昨晦苦濫切音，勘曉音厄又音蔭。○音乃召蚩尤之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于蠻貊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帶，作陸繆本，作塗夾東海而爲壘。

拖西冥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迴千羣以墜入，聯八荒之奇獸，屯萬族而來居。

藝文類聚：龍魚河圖

尤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歎曰：「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歿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途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蹶伏。風俗通：飛廉風伯也。玄冥雨師也。搜神記：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龍魚河圖：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爲風伯之神。揚雄河東賦：呵雨師于西更。漢書

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岳冊魏公九錫文：「稜威南邁，術以隕潰。」烜赫已見大鵬賦。註：梁書

都當是梁鄒之訛。《東都賦》：「制同乎梁鄒。」義合乎靈囿，章懷太子註晉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三輔黃圖：靈囿文王園也。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在長安縣西四十里。衡山南岳也。又謂之嶧山。唐時屬江南道衡州衡陽縣。靈山，南岳之副岳也。又謂之天柱山。唐時屬淮南道舒州懷寧縣岱岱宗也。即泰山也。漢時遼東郡北岳也。漢時遼東郡北定關也。唐屬河朔之屬。若以河朔帶義解之，與文義不合。上林賦：「塞遼城水也。西漢西海也。渠溝渠也。」書旅焚珍禽，奇獸不育于國茲入並入也。詳見明堂賦註。○陸音區切，饑上聲。

七雲維高張天網密布，置罝縣原，峭格掩路，蟻蠚過而猶礙，蠍蠻飛而不度，彼層霄與殊棟。

罕翔鳥與伏兔。鮑照舞鸕賦：掩雲羅而見羈。呂延濟註：雲羅言羅高及雲也。易林：行觸天網，馬死牛傷。鄭康成禮記註：獸罟曰罝，鳥罟曰罿。吳都賦：「縛格周施，呂向註：縛高也。格，張網之木也。」

郭璞爾雅註蠻蠻小蟲似蚋喜亂飛列子江浦之間生蠻蟲其名曰蠻蠻羣飛而集于蚊睫勿相觸也宿去來蚊勿覺也離朱子羽方畫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瞯愈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于蚊睫再乳再飛而蚊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上林賦

鷺殊棟張揖註殊棟異棟也顏師古註殊棟特立株柵也張守節註爾雅曰木叢生爲柵也殊異也西京賦超殊棟薛綜註殊猶大也漢書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置音嗟哭音又音哨音哨聲滅螺音蒙又上聲棟音臻又鋤臻切音近神從營合技彌轡被罔金戈森行洗

音孚又音浮哨音哨聲滅螺音蒙又上聲棟音臻又鋤臻切音近神從營合技彌轡被罔金戈森行洗

彌猶覆也謝賦詩翠葆隨風金戈動日向九歎褰虹旗于玉門梁簡文帝金鎔賦野曠塵昏星流電掣論衡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有鑿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漢書武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踢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西京賦緣垣縣聯四百餘里薛綜註縣聯猶連蔓也

張鈞註縣聯不絕貌○蹕音疊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頰深平險谷擺椿栝開林叢喧喧呷呷盡奔突于場中陽國志時獨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楚辭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逸註言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枝也韻會擺開也撥也椿杙也類編桮木杖也吳都賦諶諶呷呷

華衆聲○椿音莊桮音莊而田疆繆本呼甲切喊入聲而田疆作強古治之疇烏獲中黃之黨越嶧嶧獵莽蒼暗鳴繆本譙呼哮闌風旋電往脫

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狻手猱挾三挈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鼈號以鶻睨兮氣赫火而

敵烟拳封瑞肘繆本巨獮梟羊應叱以斃踣猰㺄亡精而墜巔或碎腦以折脊或歟髓而作以飛挺窮遐荒蕩林藪扼土狹燭天狗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于千里振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

卻走晏子春秋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趙岐孟子註烏獲古之有力量人也能移舉千鈞孫爽孟子疏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子洛陽舉千鈞烏獲兩目血出西京賦乃使中黃之士李周翰註中黃國名其俗多勇力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

而右搏影虎莊子通莽蒼者三月而反司馬彪註莽蒼近郊之色崔氏註草野之色韻會嗜大呼也陸機

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轔轔以陸離穀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跎擗麌饑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染鐸填巖掩窟觀殊材與諸本皆作舉今從逸羣尙揮霍以出沒蔡邕獨斷天後漢書通天冠高九寸正堅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筭爲述乘輿所常服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纓玉犀簪導璫汝子虛賦靡羊須之橈旃靡字本此靈便也方獵而僂其旗者卽王威殺則天下大緩也揚義廣韻崩曲柄旗以招衆士也羽獵賦立歷天之旗旛捎星之旗呂向註言神旆之高歷拂干天星也揚雄河東賦舊電鞭驅雷轍顏師古註李善註坤音電以爲鞭策雷以爲鞭策雷以爲鞭策雷以爲鞭策也揚神轍用此言也羽獵賦神扶電擊顏師古註言所扶擊如電轍音雷轍音電師古註李善註坤音拔曰撊笞擊也廣韻撊也也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所獸狀如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漢書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上林賦徒車之所撊撊郭璞曰踐也撊蹠也西都賦蹊蹠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李善註拗猶抑也家語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子虛賦左鳥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史記索隱張良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黃帝羣臣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秦山南烏號之弓案淮南子云楚有柘桑其材堅勁烏櫓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詩小雅戎車啴啴韻會轔車聲通作轔詩國風大車轔轔毛傳曰轔車行擊也上林賦先後陸離顏師古註陸離分散也史記毅駕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毅騎張弓之騎也毛詩傳煌煌明也楚辭白鹿麌麌兮或騰或倚朱子註麌麌也按韻會麌卽齧字廣雅麌韵也齊人謂齧爲麌白贍善鹿而美或曰麌性善驚蓋麌鹿皆健駛而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麌鹿白贍善怖爲是故也說文麌牡鹿以夏至解角埤雅麌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獮似狸善睡其營窟與驢皆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殊材逸羣指獸之捷者而言揮霍謂飛走亂急也○旃音箇撊音叱標音鯉蹠音客蹠音歷拗音部轔音弧攬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未詳山海經俱音加籀音姤音均麗音鶴音鶴音譜別有白羆飛駿窮奇羆羆作羆牙若蕭本牙若作如錯劍羆如叢竿口吞父鋏目極槍櫓碎琅玕聲

郭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蝦毛名曰窮奇音如嗥狗是食人爾雅鷩似狸郭璞註今山民呼狸虎大者爲鷩邢昺疏字林云鷩似狸而大一名羆釋文云羆一作羆是羆竊即羆羆似狸者能捕獸祭天陸佃云虎五指爲鷩吳都賦子鹵叟鍛張銑註安鍛戈類也廣韻父兵器長一丈二尺無刃鍛小矛也槍稍也櫓大盾也環弧玉弩者以玉石飾弧弩之上爲觀美也魯靈光殿賦奔虎擺擊以與磨牙而爭之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伉即抗也古字通用晉書周處傳以南山白額虎爲三害之一白額虎蓋虎之老者力雄勢猛人所難禦今以鑿齒磨牙之怪獸尚能與之相抗而不懼彼南山白額虎又焉在目中耶深狀獵士之勇○獵音眉羆音樞羆音曉及音殊環音郎總八校搜

四隅馳專諸走都盧蟠喬林撇絕壁抄獮猢攬豹羆囚鼬鼯于峻崖頓巖蕭本羆蕭作殺羆譙彈地廬與神居斬飛鵬于

日域擢大鳳于天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漢書中壘校尉屯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通典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文獻通考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吳春秋勇士專諸堂邑人也確頰而深目虎臂而熊背漢書地理志有都盧國顏師古註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

衛西京賦曰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捷孰能超而究升也西域傳有巴俞都虛之戲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廣韻趙緣木也韻會撇略也引也抄與鈔同說文鈔又取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抄上林賦療胡穀婉張揖曰療胡似獮猴頭上有髦腰以後黑薛綜西京賦註獮猢猿類而白腰以前黑在

木表陸機詩疏猿之白腰者爲療胡駿捷于獮猴其鳴噭噭而悲太平御覽蜀地志曰僰道有獸名獮猢似猴而四足短爲獸奇捷常在樹上森然騰躍可一百五十步若迅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盈百方成說文攬揜持也劉逵三都賦註猶獸毛黑白膚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便收十斤出建寧郡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南中八郡志曰猶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猶色蒼白其皮溫今俗謂之鼠狼郭璞爾雅註鷩似鷩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鷩埤雅鼴鼠健于捕鼠惟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索隱郭璞曰殿似聲如人呼食烟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西都賦超邇擊越峻崖賴僵也仆也史記亦謂之飛生索隱郭璞曰殿似聲如人呼食烟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西都賦超

賦詩王公子獲東海大魚詳見大鵬賦註東京賦魂異譎詭音諺燭音燭瑞音玉捐音胥鵠音斛墟音區所以噴血

音蹠獫音僻獫音謬泊音麥鰐音又穀音忽穀音覺鷗音燭瑞音玉捐音胥鵠音斛墟音區所以噴血

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鳥沮色於朝日陰兔喪

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

何足以爭雄子虛賦漫若雨獸揜草蔽地梁元帝晉安寺碑銘秦下陽烏林生陰兔陽鳥詳見明堂賦註

顧言氣類汗也寧言形穹窿也禮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海晏天空見天地清平之意詩魯頌淮夷來同

字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

道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猝作泮

輪解鳳凰與鸞鷟兮旋驕虞與麒麟獲天寶于陳倉載非熊于渭濱上林賦天子芒然而思顏師古註芒

若自失李善註郭璞曰愀然變色貌左傳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

狂道德指歸論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尚書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禮王制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

暴天物正義曰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也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

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天

至矣及禽獸毛羹詩傳面傷不獻剪毛不獻正義曰面傷不獻奇謂當面射之剪毛不獻者謂狂旁而逆

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意子虛賦割鮮染輪呂向註鮮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車輪也又子虛賦將割輪章昭曰鮮生也染搖也郭璞曰

燒染也顏師古註燒亦搘染之義譽割其肉搘車輪鹽而食之埤雅風神鳥也俗呼鳥王羽蟲三百六

十而風爲之長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類鸞鳳龍文龜背燕頸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翻翔

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灌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舊云鳳凰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喙生蟲

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詩曰鳳凰鳴矣於彼高岡

鶩生矣於彼朝陽此之謂也陸璣詩疏雄曰鳳雌曰鳳其雌爲鸞鷟設文鸞鷟屬神鳥也江中有鸞鷟

似兔而大赤目張華禽經註鳳之小者曰鸞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埤雅驕虞尾參子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卽此是也夫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義獸也而名之曰虎則宜只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故序詩者曰仁如驕虞則王道成也山海經曰驕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陸璣詩疏麟齧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阱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入史記索隱張揖云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而人身無角京房傳云麟有五采腹下黃色羽獵賦追天寶研磨註天寶陳雲晉灼註天寶亦語而人身黃色羽獵賦追天寶研磨註天寶陳雲晉灼太康記曰秦文公時人獵得獸若麟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犧弗述禮弗述亦語而彼二童子名爲驕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禮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雉止陳倉化爲石雉如楚止南陽搜神記呂望號於渭陽文王出遊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麟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還○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以對酌說文魚毛炎肉也酙一宿酒也蕭士贊曰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魚繆本作庖酌酙韜兵戈火網罟以行魚膳酒車輶藏也火焚也以示不用意○魚音庖酙音顧

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敖本作蒐何宣成之足數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之西母九霄詳見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殯方千里八殚之外乃有八紘亦方千里高誘註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說文局外閉之關也徐曰古人言外戶是也周易聖人作而萬物覩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註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詩小雅連旅設旃搏獸於敖美宣王所獵之詩也東京賦搏獸於敖既瑣瑣焉岐陽之狩又何足數薛綜註鄭地今河南榮陽也謂宣王所獵之地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野穆天子傳告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三百純西王母再拜見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西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自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紘音洪屬音近窮蒐音搜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置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猶賢後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虞樂也狃習也公羊傳王者無外蓋謂普天之下莫非王者之土無有內外之分也韻會代說文槩也本作弋今作

杜所以格獸曹植與楊德祖書吾王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紜以掩之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

繆本六

宮斥其珠玉百姓樂于耕織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

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

史記節事以時諸產繁殖

龍會繁殖滋生也

其珠玉在當時實有其音也漢書目不視靡曼之色靡細也靡澤也靡曼之色謂色之美者也高誘淮南

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作植

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正寢一燕寢五又曰詔王后率六后之人鄧康成註六宮之人夫

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舊唐書開元二年六月出金下錦繡等暇玩令于正殿前焚之所謂六宮夫人

子黃帝云夢見兩龍挺白闕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河洛之間至于翠

嬌泉大盧魚折溜而至汎白闕蘭菜朱文以授黃帝舒受之史記正義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

之得風姤皆去帝寤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姤去士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于是依占而求

之得風姤后于海隅登以爲相晉書職官志案黃帝時風后爲侍中于周爲常伯之任三階即三台星也三

階平則天下大安詳明堂賦魏都賦長庭砥平喻言其平如砥也穀書帝道休明

作植

皇猷允塞皇猷也尤信也塞滿也言皇道信塞滿于天下也○砥音紙又音底方將延榮光於後昆

作植

軼文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延施及也榮

作植

華也卽長楊賦所謂延光比榮之贊後昆後代也書仲虺之誥垂裕後昆軼過之也玄風玄妙之風宋書

作植

將酒玄風於四區道斯民於至德楚辭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註遂往也遠古途古義同班固典引以

作植

望元符之臻章懷太子註元大也符瑞也長楊賦侯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子將來比榮

作植

于往號漢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增泰山之高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

作植

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頤頤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云云

作植

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云云

作植

仁封泰山禪於社首風俗通封泰山討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

作植

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供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京尊而俎生成魚

作植

墮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著已續也或曰金泥封銀繩即之墮下篆德謂

作植

于石以頌功德也應劭曰社首山名在博縣元和郡縣志社首山在兗州乾封縣志

作植

碑刻于石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供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京尊而俎生成魚

書天帝之道。豈不同流。共貫歟。○軼音淨。達音精。君王于是迴婉旌。反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乘鸞輿備法駕。上林賦。施霓旌。張揖註。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纓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西都賦。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又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譜。朋前馬昆闌滑稽危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陸德明註。大隗或云大司神名也。又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遣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陸德明註。赤水在崑崙山下。又莊子吾聞至人尸居壞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古賦辭體。大猶賦與子虛上林羽獵等賦。首尾布敍。用事遣辭。多相出入。又曰。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故在。只雖下筆有光談。時作奇語。爾○魄音危。是六朝賦爾。

卷二

古詩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渝。自從一作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經本重輝。映千春。希望如有立。絕

筆於獲麟鄭玄毛詩箋小雅者周室居西鄙豐鎬之時詩也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詩大序關國韻會樞木叢生貌班固答賓戲于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隋晉詩飄流遠狂秦昭明太子文選序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族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念之懷靡憇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記推而大之至于無垠無垠謂無畔岸也建安漢末年號子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作爲詩體一變世謂之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每變天下遠梁陳隋氏靡麗極矣世總謂之六朝體憲章謂詩之法度聖代謂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僕玄詩我皇敘羣才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王彪之謂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鱗王珪詩高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爾雅秋爲晏天弘明集妙會乘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晏共期梁簡文帝採蓮曲于春誰與樂夏侯湛閔子騷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杜預左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楊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發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委離降於閩風終春秋之世不能振戰國正迭興王道擗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秦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軒翥詩人之未奮以自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由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白嘆吾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唐仲言詩解引孔子論曰自嘆吾衰之說更非徐昌黎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不足珍以上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第二句意其說極爲明了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本事詩曰李白才逸氣高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自明其素志歟○樸音近神垠音銀綺音起晏音民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瑞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蟾蜍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沉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淮南子精神訓月中又有蟾蜍高誘註蟾蜍蠹也又

其三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_{蕭本}_{作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啟。_{一作雄圖}

_{發英斷}

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

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尙採不死藥。茫然傳心人，_{一作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鬢髮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

三泉下，金棺葬寒灰。_{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周以龍與秦以}

{虎視，章懷太子註：龍與虎視，喻盛強也。}{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爲所虜，而西

入於秦也。_{左傳：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杜預註：啓，開也。_{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略。}_{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鑑。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_{水經註：瀟關歷北出東清，謂之函谷}

{谷爲守禦之要。櫨閉甚嚴，六國已滅，天下一統，無事守禦。}函谷可以常開矣。{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

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又云：二十八年南登琅邪。_{大樂之腫，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

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_{太平御覽：伏滔地記曰：琅邪東南十里有琅邪山，即}

{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腫，三月作琅邪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高五

里，下周二十五里。山上疊石爲臺，石形爲碑，長八尺，廣四尺，厚八寸，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敞，二百

餘步，刊石立碑紀功德。_{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石椁，又云三十一年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又云：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

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子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譏，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

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自琅邪北至榮成，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

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始皇酈山。始滿之，正義曰：顏師古山曰：并重天之下，泉天。晉下其徒，深詣也。_{韓非子：死者穿三泉，下血成銅。}

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始皇酈山。始滿之，正義曰：顏師古山曰：并重天之下，泉天。晉下其徒，深詣也。_{韓非子：死者穿三泉，下血成銅。}

血而鯀已鯀而
灰已灰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蕭本作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廳車絕回輪。尙恐丹液遲。志願不

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君云宋玉曰。鳳凰上擊

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御書遊文王之都。書

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以就橫絕。四海。顏師古註。絕謂飛而直度也。蕭何曰。道家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中。以

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自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徐禎卿曰。落脫也。謝也。二統志。清溪在池州府源出姥溪山。與石人嶺水

合。北流匯爲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清溪口。入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沈約詩。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桓驥。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西。那之都。嵒巒之圍。風之苑。

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驕車羽輪不可到也。楊齊賢曰。羽駕言乘鸞駕鷗。廳車言御風乘雲。漢武內傳。其水有九丹金液。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

列子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楚詞。見韓衆而宿之。今天道之所在。王逸注。韓衆仙人抱朴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晝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鉛音延。廳音標。液音亦。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一作。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啟玉齒。一作忽。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

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水經註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邈與世相絕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碧松雪曹植飛龍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穀梁係軍人粲然皆笑范寧註粲然盛笑貌郭璞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李善註啓齒笑也吳越春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蒼然惠遠貌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上風固其然。昔別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蠻虱生虎鷦。心魂逐旌旗。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代馬代地所產之馬曹植詩願聘代馬倏忽北徂張

志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雙鷗陡絕雁欲過者必由此徑故名一名雁門塞倚山立關謂之雁門關山西之關凡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爲最趙李牧漢郅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藉地險也班固燕然山銘跋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章懷太子註匈奴

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梁書烏桓同文胡天共軌淮南子申冑生蠻虱燕雀處帷帳而兵不休息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緹加雙鬚尾豎左右爲鬚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鬚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袴白虎文韞佩刀虎賁武騎皆鬚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覩者勇雄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太白所謂蠻虱生虎鷦者蓋謂其生於虎衣闊冠之上猶之甲冑生蠻虱也周禮通帛爲旆折羽爲旌鄭康成註通帛謂大亦從周正色無飾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元狩四年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引兵出東道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間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班勇傳班勇對刀

能保北幽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達唐將並以將軍爲將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

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滄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

手_{蕭本}遠望之_{作手}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

將隨赤松去對博坐蓬瀛又舉首遠望之一作我欲一問之○

凌經歷也_{楚辭九嘆}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_{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張銑註碧雲青雲也史記

記李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明見人不合則隱

於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贊曰白玉童言童之顏如玉之白也陳子昂詩馳驅翠虬駕伊鬱紫鸞笙_{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同}

風謂之飄風_{釋名}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渝音餐

其八

題作感寓與諸本不同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

咸陽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成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

馳意氣人所仰

一作傾治遊遊治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髮若絲投閣良可

歎但爲此輩喚

謝尚大道曲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漢書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

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

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之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

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何不

白主獻長門闈此上所欲也如是則上知計出于足下則安枕而臥者無慘怛之憂偃入言之主立奏

書獻之上大悅更名寶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蔽膝道

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廡自引董君董君緣幘入坐

董君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當是時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陽修答臨淄侯牋。善家子董君貴寵。老不曉事。(漢書)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孝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昔爲上公。莽旣以符命作符命。古詩但爲後世嘆。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驕橫而以子雲自况。所謂綠幘必有所指。○嗟音鶴

其九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一作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本作固。繆。如此營營何所求。莊子晉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王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神仙導師姑云。接待以來。復揚塵也。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又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其十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同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適遊趙會秦。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鄼鄼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魯仲連曰。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國城之中者皆

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謙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觀秦，帝之害耳。使梁觀秦，帝之害則必助趙矣。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廣韻：倜儻不羈也。史記明月之珠，出於江海。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註：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朱穆崇厚論：振英聲於百世。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同詩：誰謂古今殊異？可謂古音，傷寒也。楊齊賢曰：吸景吸日月之景。○麟音鷗。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一作顏色豈

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一作誰能學天飛。三秀與君采。○顏延年詩：日觀臨東溟，呂向註：東溟衰暮時之雲螭。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呂向註：雲螭，龍也。楊齊賢曰：吸景吸日月之景。○麟音鷗。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劉孝焯詩：競嬌桃李顏，將繪與也。○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

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眠不應良久張目然視曰唐堯著德舉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漢書酈生長揖不拜顏師古註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漢書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賦四十六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張載詩晉爲萬乘君一統志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峯繡嶺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張華詩穆如灑清風陶潛詩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

其十二

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一作化羣生寂寥綴道論一作空簾閉幽情一作驕虞不虛

一作來鶯鷺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云已久誰人能一作測沉冥鮑照詩君平獨寂寥身世復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孝經鉤命記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爲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形氣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鄭康成乾鑿度註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漢書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謝靈運詩委講綴道論毛萇詩傳驕虞義默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國語周之興也鶯鷺鳴於岐山韋昭解鶯鷺鳳凰之別名也蕭士贊曰二句喻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渚次飲之竟不覺上岸

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雅〕天河謂之天漢〔漢書〕蜀嚴述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註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也〔揚子〕故曰沈冥〔陳子昂詩〕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沉冥○驚音岳驚音湜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一作竟終古木繆本作歲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干霜嗟
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
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一本此下多爭鋒徒无節秉鉞皆庸戰土塗蒿萊將軍獲主組四句
一作衛青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胡關近胡地之關若雁門玉門陽關之類張正見詩胡關辛苦地〔楚辭〕長無絕
版爲一堵〔張載詩〕周墉無遺堵劉琨上懷帝表白骨橫野〔古樂府〕延年壽千霜富雅嵯峨高也榛木叢生
也莽草深茂也〔漢書〕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詩大雅王赫斯怒鄭箋生
曰赫怒意〔說文〕鼙騎鼓也鼙擾也〔魏武善哉行〕撓嘆淚如雨〔張載詩〕萌隸營農圃史記李牧趙之北邊良
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匈奴小人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
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褴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張載詩〕季世喪亂起盜賊如豺虎○鼙音及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一作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
賢才方知黃鸝鵠一作舉千里獨徘徊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爲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
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劉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李善文選註〕上谷郡圖經曰黃

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史記非附青雲之土惡能施於後世哉。古詩棄我如遺跡左思詩視之如塵埃。韓詩外傳田餽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鸝舉矣袁公曰何謂也曰雞有五德君猶日倫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鸝舉矣蘇武詩黃鸝一舉千里止君遠圖。

音危又上聲劇音極。

其十六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三卷與咸

陽二三月一首俱題作感寓

咸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作電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歿已久

人歿已

久蕭本作風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遙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胡滅已久乃召掌者使取純鉤薛燭望之手援拂揚其華掉如芙蓉始出又越絕書楚王召聞吳有千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寡人願齊邦之重寶以奉子因吳王請此

薛燭越王句踐召而問之曰寡人

乃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千將鑄英作鐵劍三枚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歐冶子千將鑄英作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凸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鋩巍巍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鋩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袵文若流水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薛燭越王句踐召而問之曰寡人

不絕大平御覽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斗牛間煥見之乎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曰此爲寶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曰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爲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艷照耀乃送一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曰此干將也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別離先在匣中鳴炳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并太白沈吳江水雄蓋發曜日映川鮑照贈故人馬子喬詩雙劍將

薛絕書客有能相顧者名

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于祀在風胡詩感知已之不存其警策處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烟客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不知繁華朱顏子擾擾何所迫崑山採瓊藥一作可
以鍊精魄神仙傳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
弟非耶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遂得相見悲喜語畢間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初平叱曰羊起於
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惟好道便可得之初起便棄妻子
住就初平學共松脂茯苓至五百載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
族死亡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列仙傳丹火翼輝紫烟成蓋沈約詩所頤
從之遊阮籍詩昔日華華子古詩戚戚何所迫司馬相如大人賦曠蕪張揚註瓊樹牛嶺西流沙隱
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葉也食之長生陸機詩上山採瓊蕊穿谷饒芳蘭呂延濟註瓊華玉英也江淹詩
淪駐精魄呂向註精魄魂魄也徐幹中論形體者人之精魄也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非一作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一作今人非舊人年
年橋上游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一作上陽西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
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邱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
鶯鶯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饗雖何如鶯
夷子散髮棹弄一作扁舟元和郡縣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大業元年初造此橋以駕洛水用
大船雜舟皆以鐵鎖鉤連之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爲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

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楊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漢之津故取名焉。(劉庭芝詩)
東都上陽宮在宜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卽宮城，北連禁苑。宮跨南北，上陽宮虹橋跨谷，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後置。(吳均詩)落月有餘輝，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鍊註。皇州，帝都也。(晉書食貨志)車如流水，馬若飛龍。(古書食貨志)易數里，顏師古註。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嵩邱卽嵩山也。又藝文類聚俗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間傳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高。嵩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旁眺？亮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據此則嵩邱別是一山矣。(宋書列傳)而食，王融詩。(番風流楚管何妥詩)清管調絲竹。(初學記)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古雞鳴曲。鶩鷺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邱山下築園，養白鸚鵡。紫鶩鷺耗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爾雅翼)鶩鷺亦鷺鷥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鶩鷺耗牛青兕者，奇獸怪禽委積其間也。(漢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也。黃犬嘆息，李斯事詳見擬恨賦。(晉書)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吏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明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漢書)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吳嗣會稽之恥，范蠡計，徐駁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摺與時弛張也。(張華詩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張鍊註。散髮哲不爲冠所束也。徐駁禎卿曰：黃犬句應前貴寵之言，綠珠句應前歌舞之言。鴻夷句應前功成身退之言。○辟音闢。

其十九

西上一作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初學記華山五岳之西岳也。周官豫州之)

鐵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陝西志〕華山北上有蓮花峯視諸峯爲更高峰〔古詩〕迢迢牽牛星呂延濟註迢迢遠貌〔太平御記〕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槧白日升天〔古詩〕纖纖出素手〔楚辭〕章句芙蓉蓮花也〔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儀蒙名山記〕雲臺峯在太華山東北兩峯嶸嶸四面隣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巍然獨秀有若靈臺〔神仙傳〕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閑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庭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驚問爲誰答曰我中山魏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曰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未到其嶺於絕巔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郭璞詩〕駕鴻乘紫烟此詩大抵是洛陽破沒之後所作胡兵謂祿山之兵豺狼謂祿山所用之逆臣蕭氏以胡兵爲同伍以豺狼功盡冠纓爲用官爵賞不分流品似未是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水經〕濟水又東北經華不注山〔酈道元註〕單椒秀澤不連邱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通典〕齊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其山直上如筍山東通志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不字卽樹字如詩棠棣之華鄂不舞舞之不花之蒂也喻此山孤秀如華樹之注於水者然〔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王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兩師〔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註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註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漢書〕登遐倒景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沈約詩〕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華不音花等泣與親友別欲語再從此辭○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咽音噎

得閑余步終畱赤玉鳥東上蓬萊

一作山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

陶潛歸去來辭寓形字內復幾時爾雅同風爲飄郭璞註旋風也毛詩用憂

沈約詩

聊可開余步張銕註閑緩也列仙傳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編爲報

曰後十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卽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此詩古本昔我遊齊都以下五韻作一首蕭本合作一首泣與親友別以下四韻作一首在世復幾時以下六韻作一首蕭本合此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於已分上事初何所益於是決意遠遊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王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琦按中節語意與上下全不相類當棄世遠遊何事猶作兒女子態與親友泣別至于欲語再三咽耶韋縠才調集只選中四韻作一首而前後不錄是知古本似未失真蕭本未免誤合但

首章語意似未完或有缺文未可知朱子謂太白詩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豈指此章而言耶今姑仍蕭本俟識者再爲定之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呑聲何足道嘆息空悽然
〔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機詩〕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鮑照詩呑聲躑躅不敢言蕭士贊曰此感嘆之辭高才者知遇之難平汚者投合之易貧才不遇者能不爲之呑聲嘆息也歟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
〔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太平御覽〕辛氏秦記曰龍有

西關其坂紆迴不知高幾里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臘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臘首卽臘頭也(沈約詩)西征登臘首通鑑地理通釋秦州臘城縣有大臘山亦曰臘首山臘機詩胡馬如雲屯吳均詩牒蹠青驪馬廣韻牒蹠行貌纖遠也江淹賦秋蛾兮載飛(沈約詩)寧憶春蠶起廣雅媚弱也姜茂也枚乘柳賦枝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楊齊賢曰毛詩昔此吾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宋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雲飛太白意亦同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旣改歲春蠶生矣桑葉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曹植與吳質書)日不我與懸旌急節呂延濟註急節謂遲移也楊齊賢曰謝流涕去也謂揮涕之去如流水之急也(史記)心搖搖然如揮涕涕不哭王肅註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咽音噎腫音鬱牒音疊絰音妙勸音勸

其二十三

又音劍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緣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一作登一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一作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謝惠連詩)團圓秋風下庭緣謂庭中草木也張協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古詩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穆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泣而顧晏子寡人今日之遊而食駕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則平獻敵之中惟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詔誤之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而二臣者各二觴焉後漢書敷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臘復望蜀(陸機詩)休告相乘翻覆若波瀾百年三萬六千日約計此傷情古詩畫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之壽機詩三萬餘耳沈炯詩百年歲月有此數也抱朴子百年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初學記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午，孫綽天台山賦：羲和亭午，遊氣高巍。劉良註：亭

阡，南北爲陌。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索隣，至也。阡陌，田間道也。史記：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曰陌。河東以東西爲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甲宅猶甲第。魏書闡官

列傳：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新唐書宦者傳：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

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啟，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

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緝。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

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又《高力士傳》：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

計京師甲第池園，郭良美、陸令誠等，并內供奉，或外監節度等。又《軍修傳》：德宗時，烏鵲皆爲之使。還所衰墮，動巨萬

視。具萬年尉，中黃裳、長安尉賈季鄰等，過騎馬都尉王繇，以彈薦其巾折玉簪爲樂。既置酒，老父傳賈昌

長安宣陽里人。生七歲，趨過人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

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民鳳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

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

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

○世放古號之盜職。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莊子)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王巾頭陀寺碑文)淳源上派澆風下蹟(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運天運也。已見前註(神仙傳)廣

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請問治身之要。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澆音集。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秀色空絕世。馨香誰爲竟。誰作。

蕭本作

傳。坐看飛霜滿凋此。

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傍。

(曹植詩)朱華冒綠池。李善註。冒。猶覆也。張協七命。飛霜迎節。高風送秋。根太山阿。楚辭。鼈龍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陸機詩)

詩移居

華池邊。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

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陸厥中山孺子妾歌)一笑傾城。一顧傾市。(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江淹賦)玉琴兮散聲。素女兮弄情。蕭士贊曰。此與二十六首同意。懷才

抱藝之士，惟恐未能見用而老之將至。
思得君子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髮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毛萐詩傳) 飄風迴風也。藝文類聚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失而不歸，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爲沙。(今本抱朴子云)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爲蟲爲沙。〔今本者也。爲猿鶴爲蟲沙。〕古書所引迥異，徐禎卿曰：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至駕輕鴻。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一作浮海。吾祖之流沙。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漢書)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註：三季三代之末也。〔東京賦〕七雄并爭，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毛萐詩傳)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正義。〔史記〕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史記〕漢匈奴相紛，挈正義曰：三斧解詁，紛紛，望相牽也。師古曰：紛，挈，乱相持搏也。挈音女居反，〔楚辭〕般亂兮紛拏，淮南子芒繁亂澤，巧爲紛紛，牽引也。從手，奴聲，女加切，挈持也。從手如聲，女加切，蓋義雖別而音則同。至韻會始以挈入麻韻，挈說入魚韻，析而爲三，然考之經史傳註，挈挈二字通用，並有二音，義亦相互。從合可也。至人謂聖人，〔莊子〕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後漢紀〕象象錯度，日月不明，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謂之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鷗。〔胡喟〕老子爲祖，太白乃與聖皇帝九世孫故云吾祖。公羊傳疏：喟，嘆息也。○咄，當沒切。敦，入聲。

其三十

玄風變大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市井人。雞鳴趨四關。但識金馬門。誰一作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

歌無休。一作閑涼。酒洒丹液青娥淵素顏。一作萋萋千金骨。風塵凋素顏。大儒揮金槌。琢之一作發。鑿。環詩禮間。蒼蒼三珠

樹。冥目焉能攀。阮籍詩季葉道陵遇季葉季世也。李善文選註。陸機洛

輔黃圖。金馬門官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

金馬門即此後漢書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

班門曰金馬門。平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圍五千上里。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真人

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陶潛詩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席雅哂笑也。宋南平王白綺舞曲佳人舉袖

嚙青娥。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爲接其鬢。壓其頭。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煩。無傷口中珠。山

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如桓葉皆爲珠。一曰其爲樹如華。無士贊曰。此太白感時憂世之作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不復返朴。汨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欺世。借儒術以

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也。彼豈知大道無爲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

喻其道也。雖昔在前。乃如之人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瑞按三珠樹乃仙境所

採。以照上文焉。知蓬萊山之不得意。

其三十一

鄭容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繆本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搜神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谷。西至華陰望見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卽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果有人來取書。云明年祖龍死。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張晏曰武王居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絢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鎬池君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搜神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旁若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間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俱言所聞皆爲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人語曰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去此

隨之往尋向所復得焉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滯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

惻惻不忍言哀歌達蕭本明發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山海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註金東陸立夏夏至月行西方赤道曰南陸立春秋分月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月行北方黑道曰北陸釋名強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絃也阮籍詩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謝賦詩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呂濤濟註許處也言平生良時竟在何處徐祚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天運也滯忽暮也歲華紀麗秋風曰悲風詩小雅明發不寐毛傳曰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暗旦而明明地發後故謂之明發也集曰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憑陵
繆本作瀟隨海運。燁本作烜。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
北溟巨魚用莊子逍遙遊中事。詳見大鵬賦注。陸明莊子音義。海運司馬彪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云海運。梁簡文云。運徒也。院籍詩高鳥摩天飛。渺雲共遊戲。餘俱見大鵬賦註。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一作征。楚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

苗平。史記善以羽檄徵天下兵。裴駰註。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駰按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顏師古漢書註。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

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又淮南王傳持羽檄從南方來。頌師古註。羽檄徵兵之書也。後漢書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而已。潘岳馬汧督誅。剖符專城。紓青施墨之司。張銕註。專擅也。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梁簡文帝詩。輕兵救邊急。莊子亂天之經。迺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蕭士贊曰。言一時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安其巢。至於夜鳴也。韓詩外傳。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弛。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通典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漢以丞相太尉司馬爲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唐因之。老子皆以太尉司徒爲三公。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大陳因之。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河上公註。無爲道之子。山得一以天。得一以地。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琦按瀘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河。上公註。漢時名瀘。唐名金沙江。今雲南姚州之金沙江是也。其源出吐蕃界中。爲麗水。下流至四川敍州。舊爲馬湖江。水經註。瀘峯最爲高秀。水之左右有馬步之徑。裁通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

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山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夏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太平寰宇記。十道記曰。瀘云瀘水源出曲羅舊山中。入黔府。歷越窩郡界。出拓州。至此爲麗水。下流至四川敍州。舊爲馬湖江。水經註。瀘峯最爲高秀。水之左右有馬步之徑。裁通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

有瀘津關。上有石峯高三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唯五月上伏卽無害。故葛武侯征越嶺上疏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舊店書南蠻質子閼羅鳳亡歸。帝怒忠掩其敗狀。殺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部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於瀘南。全軍陷沒。國副大使知節度事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已渡瀘水爲蠻所誘。至太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敢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餉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軍棄之死地。隻輪不返。人銜冤毒。無言者。新唐書：楊國忠傳。國忠雖當國常領湖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中道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思御亂。尋遣湖南畱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閬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踏履無遺。天下寃之。(通鑑)大寶十載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於瀘南。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淡譖。官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傳困獸猶鬪。詩弄鯨自此嚙。呂向註：奔鯨大魚。吞食小物。喻不義也。(鮑照詩)授艦報明主。身死爲國。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貞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蕭何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即徵兵時景象而言。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受甲。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矣。末則深嘆當國之致臣不能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効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一曲東西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一作榮。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一作承風一揮運

成斧斤○莊子西施病心而臥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掩心而臥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得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註蹙額曰隨又莊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放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湯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韓非子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母猴不入宮下不飲酒食肉雨露日出祿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王因養衛人不能觀之必牛歲不入宮下不飲酒食肉雨露日出祿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王曰臣削者也諸微之物必以削者而所削者也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謂其後者曰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蕭何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于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使郢中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鑾音貧或寫臘或寫嶺音義俱同邯鄲音寒

其二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羣
東海汎蕭本作沉碧水流一作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
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
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又
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
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乃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墨子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
練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太平御覽金樓子曰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
遭焚高士傳老子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
焉乃物色追僥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李善註清美芬芳之德沉冥及魯連欲蹈東海事已見前註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
一本少此二句。浮雲蔽紫闕。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論衡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

說文頃日光也歲華紀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謝惠連雪賦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
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女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冤結
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江淹詩列坐金殿側孔融詩譏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崔駰達
旨攀台階闌繫闌曾植求通親親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闕劉良註皇極紫闕天子所居也孤芳芳草之皇
生者蕭士贊曰此詩其遭高力士譖於貴妃而放黜之時所作乎浮雲比力士紫闕比中宮白日比明皇
羣沙衆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漸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
說文頃日光也歲華紀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謝惠連雪賦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
子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蕭士贊曰詩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譏
譖已至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雖有馨香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浮雲無定端。
一本自第四句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鸞鶯。且復歸去來。劍歌行一作路難。孤鳳鳴天霓。遺聲何辛酸。游人悲舊國。撫心亦

盤桓倚劍歌所思，曲終涕洞瀾。○大荒謂荒野之地，(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顏色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徂輝落日之光也。駢賓王詩：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徂輝鶯當是鶯字之訛。鶯，(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鵠，鵠，鵠，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屬也。(廣韻)鵠，難似鳳，坤雅鷩赤色五采，雞形鳴中桐。五音頌聲作則至一，則至一曰青鳳爲鸞。後漢書：枳棘非鸞鳳所棲。(陳書)枳棘棲鶯，常以增嘆。歌謂彈其劖而歌也。行路難，樂府曲名，詳見後三卷註。琦按：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見宇宙廣大之意，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見生計蕭索之意，榮華東流水。言年華日去如水之東流，滔滔不返。萬事皆波瀾，言生事擾擾，反覆相乘。如水之波瀾，無有靜時。自日掩徂輝，謂日將落而無光。人將有去志，而意色不快。浮雲無定端，言人生世上，行蹕原無一定。何必戀戀於此，或以落日爲浮雲所掩。喻英明之人，爲讒邪所惑。兩句作一意解者亦可。梧桐之木，本鳳凰所止。而燕雀得巢其上，喻小人得志。枳棘之樹，本燕雀所萃。而鸞鶯反棲其間。喻君子失所。以上皆卽景而寓感，嘆於間以見舊。註以時世昏亂，陰小用事爲解。專指朝政而言。恐未是。○漫謨官切，滿平聲。鶯與鶯同音，寃冤。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蹙促爭一飧。朝鳴崑邱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藝文類聚)莊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琅玕。枝高百仞，以堅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淮南子：鳳凰曾逝萬仞之上，翻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元和郡縣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州硖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東至底柱，註云：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門。(水經註)王子晉好吹鳳箏，招延與道士浮邱，同遊伊洛之浦。○啄音卓，刺音七，食同，餐研同底。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一本作朝弄碧鸞車。蕭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雲臥一作遊八極，玉顏已千霜。

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冷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洞冥記) 東方朔去經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處淵浦洗朝發中返。可乎？經年乎？謝朓七夕賦：厭白丁而爲飾，霏丹霞而爲裳。(楚辭)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王逸註：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輶也。折取若木以拂日，使之還去，或謂拂蔽也。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鮑照詩) 雲臥恣天行，黃庭內景經減却。百邪玉鍊顏。(袁家詩) 萬古方一春，千霜豈二髮。倪際也。(楚辭) 信上皇而質正王。逸註：上皇，上帝也。(真誥) 遊晨太素宮，賦船觀王河。(太平御覽) 王君內傳曰：紫清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楚辭) 華酌旣陳，有奠漿些。(左思吳都賦) 横御長風，劉遠註：長風，遠風也。蕭士贊曰：或疑首二句爲不類起句，不知正是取法選詩。如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朝旦發陽崖，暮落憩陰峯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辭中來。如朝發軒於天津兮，夕濟乎西極；朝馳余馬乎予濟乎西極，朝馳余馬乎予濟乎西極是也。

其四十二

江學夕濟乎西極。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影作形宿沙月。汾芳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搖裔猶搖蕩也。(盤思道詩) 羊革雞樹密，搖裔鶴烟稠。(謝朓詩) 潛瞰滄江流。(列子) 海上之人有好漁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漁鳥遊。漁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漁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漁鳥舞而不下。(韓雅) 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漁。(列子) 漁鳥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嗣驅而左綠耳，右驥赤驥而左白駒，主車則造父爲御，萬乘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駒。山子百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驅千里，途實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漢武外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至天仙成住殿下。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問。

寒喧畢而立。因呼帝坐。帝面南。王母乃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王九光之母敬謝。比不相見。四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問王母。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王之母。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霞夜光之冠。帶火山大玉之佩。結鳳林華錦之綬。腰圍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同坐北向。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人。汝當起拜。問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營利。嗜昧淫色。其常也。且微以天子之貴。其亂者乎。凡焉復於華嚴之墟。折嗜欲之根。願無爲之地。良有志矣。按漢武元內傳。另外有所本。王母水及上元夫人來降。漢庭俱不華嚴所在。名北宮。則禮神君之地也。此有志矣。北宮邀上元。當有露盤。有銅仙一人。如舞瑤水之陰。劉良註。瑤水露池也。三輔黃圖廟記曰。神明事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一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太平御覽漢武故事曰。上崩後。鄒縣有銅仙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其事載在杯類中。而今本多作玉碗。蓋今本誤矣。按二事註皆可通。但未知太白所用者。則文帝時事非武帝也。恐平王未是杯。

其四十四

綠蘿紛歲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郭璞詩。綠蘿結高林。呂向註。綠蘿松蘿也。陸機文賦。紛裁藻以綴選。呂向註。紛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天子序云。少壯。凡風刺夫婦失道也。術風化以陰以雨。颶同心不宜有怨。采葑菲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詩小雅。蕡與女蘿。施於松柏。庶雅女蘿松蘿也。詩采葑菲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天子序云。少壯。凡風刺夫婦失道也。術風化以陰以雨。颶同心不宜有怨。采葑菲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詩小雅。蕡與女蘿。施於松柏。庶雅女蘿松蘿也。詩離絕國俗傷敗焉。江淹詩。庭樹發紅彩。張鈞註。紅彩花也。詩國風。濡髮如雲。毛傳曰。如雲言美長也。王融詩。驅首亂雲髮。江淹詩。君子恩未畢。古詩。贊妾亦何爲。琦按古稱色衰愛弛此詩則謂色未衰而愛已弛。意深矣。○非音斐之。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脫罔罟。飄颻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揚蕡。
驚飈，暴風也。陸機詩驚飈反信（謝宣遠詩）頽陽照通津。呂延濟註：頽陽，落日也。殷仲文表：洪波振壑。莊子天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陸德明註：大壑，東海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詩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毛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次章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蕡。毛傳曰：此詩前指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後言已之罹難，投身羈囚，無所依託。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烟。
一本首六句云：帝京信佳麗。國容何赫然，初載擁九象。天構凌翠誇雲仙，闢雞金宮城。一作馬闌亭。
蹴蹠瑤臺一作走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楊執戟。
初學記：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州。唐書五行志：玄宗好闢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難西屬帝生之歲也。關者兵象，近雞禍也。史記處後賦：正義曰：謂打毬也。漢書蹴蹠刻鏤顏師古註：蹠，足蹠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蹠爲戲樂也。荆楚歲時記：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蹠與毬同。古人蹴蹠以爲戲也。蕭士贊曰：白日青天以比其君。關雞蹴蹠，明皇所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揚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蹴音蹙，蹠音菊。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蕭本
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阮籍詩東園桃與李更通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鮑照詩
蕭陽桃李節張協七命龍火西頌李善註漢書曰東宮皆龍房心火故曰龍火也江淹詩松柏轉蕭瑟劉良註蕭瑟風吹松柏聲蕭士贊曰此詩謂士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作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作架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貴思農屬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藝文類聚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石去不遠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盡赤至今猶有江淹恨賦秦帝按韻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鼈鼈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九寓猶九州平弘農歌九寓載寧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童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獨斷少吳之世置九農之官春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采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采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爾來觀農扈春扈尾古字通用說文贈給也○寓卽字扈音戶時陳子昂詩頤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之問詩吾君不事瑤池樂時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出來紫宮女共妒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又詩誰爲發皓齒左思詩列宅紫宮裏李周翰註紫宮天子所居處曹植詩夕宿瀟澠沚爾雅小渚曰沚蕭士贊曰此太白遭謫擅逐之詩也去就之際曾無留難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

矣可悲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一作宋人枉千金去國買燕石。誇作天下珍。却晒趙王璧。趙璧無鏽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藝文類聚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礮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劉孝威詩白玉塗縉磨而不磷。涅而不縉。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縉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士以磷字爲平聲。如張良傳。成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縉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縉字只平聲。蓋當時未分四聲。故以是耳。誦會珉音與民同說文石之美者禮君子貴玉而賤珉珉石似玉而非也蕭士贊曰此譏世人不識真儒而假儒反得用世以非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縉音支又音子磷音鄰。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蘚作綠本。蘢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變。女嬃本
作空嬃。媚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亂征傲擾天紀正義曰始亂天之紀綱也論潛詩瀛氏亂天紀國語顏之興也。梅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章昭解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雌騷蓋葢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註葢疾藜也。葢王驁也。葢枲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謗謗語溢滿於側也。楚辭章句紂惑如已作糟邱酒池長夜之飲斷逝朝涉剝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於是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彌志明於治亂嫵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謗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所謂葢葢施以盈室及女嬃彭咸事皆離騷中語也其後又信上官之譖遷屈原於湘江之南乃頃襄王時事非懷王也。詩蓋互言之耳蕭士贊曰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拜叔孫通爲博士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何所爲而婉變如是哉詩云婉

今變兮。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變嵐山陰。註曰：婉變，存思貌。璣按虎口二句是反言以起下文，見賢者所爲衆人不知，反以爲非之意。（離騷）女嬃之嬪媛兮，申申其晉予。王逸註：女嬃，屈原姊也。嬪媛猶牽引也。依彭咸之遺則，王逸註：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變音戀，嬪音嬃。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一作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光風減蘭蕙，白露灑葵藿。一作委，蕭蕭，美人不我期。
草木日零落。楚辭：青春受謝，王逸註：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潘岳詩：驚湍激巖阿。劉良註：湍急流也。爾雅夏為朱明，郭璞註：氣赤而光明也。賈誼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雅）蓬蒿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未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楚辭：光風轉蕙，汨汨蘭些。王逸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王贊農書：葵，陽草也。其菜易生，姪野多甚，不拘肥瘠地，皆有之。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防荒食。可以菹腊，其枯梗可以榜簇。根子又能療疾，成無遺棄。誠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資益者也。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植者。）（說文：藿，菽之少也。蓋謂豆之初生者。）（廣雅：豆角謂之英，其葉謂之藿。）（王逸楚辭註：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蕭士贊曰：楚辭：日月忽不淹兮，春與秋其代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詩意全出於此。）
人況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首爲六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繆
齊君。（魏書：戰國紛紛，年過十紀。史記：趙以蘭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此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漢書：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顏師古註：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上。田人衆，故魏言六卿分晉也。按史記：晉世家曰：頃公十二年，晉之宗益家禪。後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家。

史記六卿皆大夫自所謂晉爲六卿分者蓋用此事指大夫專政而言以起下文循至竊位弑君之事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隙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卒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葬子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目。蒼榛蔽層邱。瓊草隱深谷。鳳鳥作皇。嗚西海。欲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一作凶
棲萬下。盈萬族。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一本後六句云：翩翩衆鳥飛，翱翔在珍木。羣花亦便娟榮耀，非一族歸來。愴途窮日暮，還慟哭。○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李周翰詩。倚鶯賦。萬物無所有。謂之萬物也。○江淹詩。遠近送春目。原闢詩。復草蔽神邸。劉楨詩。珍木健皆符。張銑註。珍木謂珍異之木。爾雅釋名。鷩，鵠也。小而多羣。廩下白。江東亦呼爲鷩鳥。鄭樵註。亦謂之雅烏。蓋雀類差小。多羣飛食穀粟。俗呼必鳥。江淹詩。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蕭士贊曰。三四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五句至八句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儻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君子道消。風俗頹靡。若阮籍途窮。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翟音豫。又音余。

其五十五

齊瑟彈一作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美纏本作女佞邪子婉變來相尋一笑雙白璧車書婉變董公惟亮天工顏師古註婉變美貌古詩二笑雙白璧再顧于黃金沈約詩飛光忽我遺張鎬註飛光日月也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素琴謂琴之素朴不用金玉珍寶以爲飾者也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鴻。一作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紝。越南越也。今廣東是其地。當天下之南而臨南海。海中有珠池。產明珠。《東都賦》嘉祥阜兮集皇都。鄭陽上梁王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張協詩》魚目笑明月。張徒註。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張衡亂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_{繆本作}啁啁。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

其五十八

我行蕭本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去蕭本知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本作
作櫟牧徒悲哀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崕兮直上忽兮
贊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
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
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通
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二統志陽臺在夔州府巫山縣治西北南枕大江宋玉賦云楚王遊於陽雲之臺
望高唐之觀即此王阮亭曰巫山形絕肖巫字其東卽陽雲臺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二十丈二山皆上阜殊乏秀色而古今艷稱之以楚大夫詞賦重耳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恨望陽雲臺王融詩巫山綵雲合阮籍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諸音主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一作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竇客互

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一本少萬事。固如此四句。世途多翻覆。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

蕭朱亦是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空。一作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

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呂氏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青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劉子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路岐史記魏其侯竇嬰喜賓客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武安侯田蚡新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居者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武安侯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家又史記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劉峻廣絕交論世路險巇。一至於此。李善註。峴猶顧危也漢書灌夫喜任俠已然諾。後漢書張陳內其終。蕭朱隙其未元章憤太子詛。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搆隙耳從決爲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上。蕭育字次君。生博字太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左思詩塊若枯池魚。蕭士贊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徒有

咏有可憐。陳子昂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之詩人皆在下風。胡震亨曰。太白古風其篇富循趣未易測。求子昂淘洗過潔韻不及阮而渾穆之象尚多包含。太白六十篇中非指當時事。卽感傷已遺徑未易窺。又覺易盡。此則役於風氣之遞盛。不得不以才情相勝。宣白洩見長律之往製。未免言表繫外尙得十九首遺意。